地板

[第一章：>>> Debug.Log(“Hello world”); 2](#_Toc119424932)

[第二章：>>> Xiaoli = ‘田小丽’ 15](#_Toc119424933)

[第三章：>>> room[1:2] = ‘桃花心木’ 26](#_Toc119424934)

[第四章：>>> if (potatoes == null){} 37](#_Toc119424935)

第一章：>>> Debug.Log(“Hello world”);

任土在一个空房间里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又在做同一个梦了。

上一秒，他还梦见一个梳着长马尾辫的姑娘，穿着新时代附中的校服轻快地向前走。可惜她背对着任土，只能看见那长到腰间的马尾在她身后晃来晃去。他大概不会和她说话，她也不会理会他，但任土年初给自己立过跟三个陌生人聊天的目标。要不是又梦见这鬼房间，他大概真的能打破自己社交恐惧的心理，和这个女孩说两句话了。

这房间空空荡荡，阳光从几扇敞亮的大窗户透进来。一扇窗户半开着，白纱帘被风牵起手，晃晃悠悠。屋子里的地板光洁如新，几乎像面镜子。低头，任土可以清晰地看见自己脸上的每一颗青春痘。

除此之外，房间里什么都没有了。

任土梦见自己躺在地板上，眼睛出神地盯着窗外，还在回想刚才那个梦。窗边站着两只鸟，叽叽喳喳地发出有节奏的叫声。任土听着，其中一只鸟像在说“要吃马铃薯，要吃马铃薯”，另一只喊着“不吃，不吃”。好像吵架的情侣嚷嚷重复的句子，直到其中一方终于不耐烦，倏地松开脚下的树枝，扑腾着翅膀飞走了。那影子像蝴蝶一样落在地板上。

梦见这房间已经是任土的日常了。他有时候会很享受，因为这空旷的房间只有他一个人：不用跟谁说话，也不用被打扰。

但今天，任土想再在无梦的酣睡里多待一会儿。他得从这个梦里出去。“R2D2，”任土呼叫地板，“我们来玩玻璃球吧。”

至于为什么和地板“玩玻璃球”可以让任土从这个梦里出去，任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也只是误打误撞发现的。但很有可能地板是也有幽默感，知道“魑魅魍魉”那个古老笑话，导致任土必须和它玩过玻璃球才可以走人。

下一秒，一个玻璃球仿佛从天而降，咣当一下掉落在地板上。它“嗒嗒嗒”地跳了几下，几乎以匀速直线运动朝任土滚了过来。那声音很像深夜任土躺在床上时，明明空无一人的楼上忽然有滚珠掉了下来，哗啦啦去了原处。

但即将接近任土的时候，玻璃球忽然停住了，好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抓住了它。

任土一屁股坐下，像老伙伴一样拍了拍正承托他体重的地板（或许也像主人拍一拍听话的狗）。“你先来。”他说。

停顿了一会儿，玻璃球在地上转了几个角度，像地板在琢磨像哪个方向击打。任土仿佛已经能看见程序的算法在后台弹出一行行代码，能听见机房的服务器潮水一样的轰鸣声。然后玻璃珠弹射了出去，又在房间里某个角落停了下来。

任土总是觉得这一现代发明的重要产物是美的。代码背后的逻辑是典雅的，就好像古典的美人很少说话，但一说话就切到要害一般。像古代人的文章，废话少、条理清晰，又省去了一切不必要的华丽辞藻，只剩下最本质的结构：a引发b，b引发c，直到玻璃球从任土面前弹了出去，精确地停在地板想要的那个位置。

任土摊开手掌，又一枚玻璃球掉进他的手心。他朝第一颗球瞄准，弹击，正中目标。

就这样，他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和地板玩起了游戏。渐渐的，阳光的角度西斜了，透射进落地窗的颜色变得橙黄。一个姿势坐得久了，任土的后背像咸肉一样僵直。他抻了抻脖子，挺了挺后背，对地板说：“行了吧，R2D2？今天就到这儿行吗？”

地板依旧沉默，但三秒后，它震了几下。又过了一秒，任土又回到了黑暗的、无梦的、半睡半醒的境界当中。但没过多久，任土不知就被窗外什么声音吵醒了。他再睁开眼睛时，迎接他的是宿舍的天花板。

天花板上贴着一张树状图：“今天你刷题了吗？”

Shape

Descriptio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with medium confidence

任土失望，只好闭上眼睛，打算再睡一会儿。结果还没眯五秒钟，宿舍的起床号就拉响了。

“呃……”任土咕哝了几声，从温暖的被窝里钻了出来，打了个寒噤。

“R2D2，我有点冷。”任土说。他等了几秒钟，听见壁挂的地暖控制板“咔哒”一声，锅炉轰隆隆地开始运作。任土满意地从床上起来，脚踩在暖烘烘的地板上。梳洗完毕，他准备去食堂吃饭了。

王都时值四月，市中心的新一天和前一天并无不同。晨起的孩子准备去上学，父母在出门前的空档里订了菜。上班的大军站在地板的传送带上，通过王宫四周的大道。人像蚂蚁，蹒跚在巨兽般的王宫脚边。赶着去目的地的人总被游客和退休去公园的老人挡住——在这种人挤人时候，地板总能想到合适的角度，顺利让每个人擦着旁边那个人的身子通过。地板解决得了道路的拥挤，却不了人际关系的冲突：被蹭到的人总是免不了冲蹭到他的人吼叫，两个人被地板传送得老远之后，还会隔空相望，相互口吐芬芳。

在人们通勤的时候，订单会自动从家里的地板冒出来，再被自动关进冰箱。而小孩则被关进学校，父母被关进办公大楼，被地板传送到各自的岗位。新时代中学的老师们被传送到办公室，地板的传送带连接每个人的书桌，同时通往学校的各个角落。它不仅可以方便老师发还作业和试卷，还方便食堂发放每个老师的早饭。

任土的班主任田志英今天很高兴，因为今天不仅仅早饭有老王都酱肉大包子，而且早饭过后，她带的这届毕业生就要去参加地板公司总部的招聘会了。招聘会结束，马上就是暑假。暑假一过，就是她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学年。田老师辛苦工作奖金四十年，为的就是这最高额度的退休金，还有她最中意的几个学生，还有她那女儿能顺利从研究所毕业，去地板公司做高级工程——

想到女儿，田志英撇了撇嘴。不想她了，免得惹自己心烦。她得给任土发个短信，嘱咐他早上少吃点碳水化合物，免得招聘会上犯困。

田志英赶紧打开手机，迅速给任土发了个信息。其实她不必这样担心任土的。学校早就把这孩子推荐给了地板公司，就连校长都为他写了推荐信。一般来说，这样情况的学生，进工程部门完全没有问题。

正往教室里走着，任土的手机震了一下，打开看见是班主任的短信。

他身边跟着木鱼，正嚼着煮鸡蛋，一眼瞥见田志英的信息：“哇，老太太真的把你当宝贝儿子啊。”

木鱼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据新时代幼儿园老师的记述，他似乎是在一场严重的车祸后失去的父母，而且伤得很重，七次手术后也还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木鱼那时候三岁，只有些许模糊的印象。他和任土同时被送进新时代幼儿园，两人因为岁数一样大，从小就关系很好。而他们的情况在新时代幼儿园、附小和附中里一点都不罕见：作为新时代地板公司旗下的慈善项目，这些学校只招收孤儿。

如果不是两三年后地板全面建成，恐怕木鱼到现在都还要跛着脚走路。地板可以自动为为腿脚不好的老人家调节脚下的缓冲，让他们可以更轻松地行走。甚至还可以在他们静止的情况下，把他们“推”到目的地，实现腿的解放。

对木鱼来说，他又可以自由奔跑了。地板会自动根据他落地那条腿的长度，形成一个平滑的鼓包或凹陷的小坑，让木鱼的腿脚顺滑地行动。从小有过敏性哮喘的任土也再也不用担心病情发作了，因为整个王国都铺上了地板，一尘不染。在室内、室外，灰尘都成为了过去式。

同时，因为地板的全面建成，家庭主妇迎来了自洗衣机发明的第二次解放，因为地板永远不会脏，甚至会吸附房间中的脏东西：再见了，外套上的猫毛！再见了，桌面上的灰尘！再见了，沙发下二十年的尘土、毛絮和上一任狗主子十年前偷拉的粑粑（还有某次掉了就没找着、已经发了霉的盐焗花生豆）！

任土把手机揣回兜里。说实话，班主任对他这么上心，他还挺尴尬的。不过，对于今天的应聘会，任土很有自信，特别有自信，非常有自信，因为新时代附中这届高三毕业生，还有谁的成绩比他好呢？数学、后台开发、维护操作，甚至生物化学等等等等理工男专属的科目，任土都排名第一。

木鱼咂嘴，一筷子咸菜都感觉没滋味了：“唉，今天你是肯定没问题咯。我估计有麻烦。”

任土问：“你现在才开始担心？”从去年开始，他就一直劝好友赶紧好好读书，起码在春招前把成绩拉上来，起码能混进地板公司。

“嗨，我担心什么呀。”木鱼吃了一口咸菜，吸溜吸溜就了一口粥，“我数学一塌糊涂，写码做个半天只打出一行hello world，物理老师见着我就想打。就还操作还得心应手一些。大概是要去种地喽。”

所谓种地，就是在新时代公司农业开发园做生鲜生产员。因为地板取代了落后社会的地面，泥土早就从王国彻底消失了，每一平方毫米无死角，所以在没有泥土的情况下生产瓜果蔬菜变成了专门的职业。

生鲜生产员需要通过系统设置每一种蔬菜所生长的环境，以保证黄瓜以为自己还长在藤上，樱桃还以为自己挂在树上。而实际上，黄瓜和樱桃直接一根根、一颗颗从地板上冒出来，黄瓜藤和樱桃树早就成为了过去式。

种地大概是新时代公司里最没有地位的工种了：活细，事多，穷得要死，要对接的部门一个接一个（比如管授粉的蜜蜂部门，再比如微生物部门）。总是遭人白眼不说，还得天天把其他部门当爸爸供着。

木鱼有他自己说得那么差吗？鬼才相信。但他成绩差却是全学校公认的事实。按照他的成绩单，木鱼要是能被分配到蜜蜂或者微生物部门，大概也是谢天谢地了。但这两个团队（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农业园团队）都涉及到比较复杂的知识。对于木鱼这个上课划水，做作业全靠抱任土大腿的人来说，要是能招他进组，那大概是HR的脑袋被驴踢了。

任土只庆幸自己这些年一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要求工作稳定，最保险的是去王宫做事。但王宫要求严苛、神秘莫测，必须得有厉害的人帮忙疏通关系才好。对任土这种无父无母，没有社会资产，也没有任何背景的人来说，地板公司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除了王宫之外，只有新时代地板公司才能赚到钱。

听班主任讲，一般校长的推荐信可以帮学生直接跳过最低层级，入职K2工程师。因此对任土来说，今天的招聘会只是个过场。

而任土早就在畅想自己在新时代公司的样子了。仿佛明年他就能评上K3，五年内爬上K6，十五年后就是K10级别的合伙人，仅次于唯一的K0——总设计师函数。

说起来，函数多大了？起码有五十了吧？任土心里美滋滋地想着。没准等老函退休了，他还能接任K0呢。

未来都在任土手里。这多亏有了地板。

附中大门，一辆车开了进来。两边挤满了学生，都想一睹总设计师尊容。

车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正在开车的女助理，另一个是函数本人。他两根手指正不耐烦地敲着扶手。

函数讨厌堵车，更讨厌因为被围观而引发的堵车。就好像他讨厌通知了九点半开会，却要等到九点四十五大半个会议室才姗姗来迟。这都属于某种堵塞。前者是空间上的，而后者关乎时间。

函数就不明白了：待会儿等所有人进了大礼堂，他们有的是时间看他。这时候一拥而上是什么道理？

堵塞啊。他废了老鼻子劲弄了这地板，难道还有什么堵塞它解决不了吗？

“地板，”函数烦躁地呼叫，“把他们推开。”

车外，所有人脚底的地板震了几下，然后缓慢地将所有人传送开。像古老的扫帚扫掉一地灰尘，空出了一条车道。。

换做其他人，根本没有权限呼叫地板管理这么多人。但函数是总设计师，他拥有国王之下的最高权限，毕竟只有国王能让地板呼叫核武器。

不堵塞了，但还差点意思。函数捏了捏鼻梁：“地板，这些人里，有没有今天要应聘的？”他可得好好考虑考虑他们了。

手机闪了闪，地板开始传送数据。七八张高三学生的照片和简历出现在屏幕上。函数不耐烦地看了两眼，然后对正在开车的助理说：“艾娃，你待会看看这些，这些人太不耐心了。”

艾娃从后视镜里望向老板，一双眼睛弯着笑了起来。她的声音低沉而平静：“一群孩子而已，就想看你一眼。”

函数不快地“哼”了一声，但转念又觉得自己过了。他曾经也是个十七八岁的小男孩呀，扒在国王的车上，想看看这位神秘莫测的陛下长什么样子。“算了地板，停止扫描。”他再次呼叫地板。

气差不多消了，函数也不觉得那么堵了。他往后一靠，闭上眼睛反思自己刚才情绪的不对劲。下次应该更冷静，毕竟暴躁是不好的。就好比上次半个公司的高管开会都来晚了，函数差点气得把他们全部开掉，问都没问原因。

但还好，他控制住了自己，下午就叫地板查了查来龙去脉。原来是那天早上数据报错，公司电梯间的地板死活不让人同行，导致半个大楼的人上不了电梯。高管们只能爬楼梯，又因为很多人长期缺乏身体锻炼，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到二十三楼。

艾娃看他气消了，眼神从后视镜上挪开，清了清嗓子：“克拉丽丝，呼叫所有人去礼堂。函总到了。”

没等多久，校园广播从地面响了起来：“请全体高三师生前往礼堂。请全体高三师生前往礼堂。再重复一遍，请全体高三师生前往礼堂。”

等艾娃停好车时，一队队学生已经跟着老师从教学楼走了出来，往大礼堂去了。

函数满意地点了点头。这就是他设计的地板该有的样子：顺滑，通畅，好用得很。不给心里添堵。

礼堂的舞台还熄着灯，上面放着一张长桌子。桌后坐着校长、副校长，以及几个天天露面、但没有学生知道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校领导。高三的学生们已经落座了，叽叽喳喳地说着话。班主任跟各自的班级坐着，时不时拉过一个学生，最后嘱咐两句面试的要点，跟函数多说什么、少说什么。

灯光突然亮起时，任土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开始发光了。本来还在交头接耳、有说有笑的学生们安静了下来，紧接着开始欢呼。木鱼半坐半站地探起身，朝后台的方向张望：“是来了吗？老函来了？”

“你着急什么？”任土把木鱼往后拽，“你好好表现！地板都记着呢！”

木鱼一惊，一顿，这才想起来有这么一回事。他赶紧坐下，和任土像好学生一样正襟端坐，“啪啪啪啪啪”鼓起掌。

欢呼中，函数和艾娃登上舞台，他们身后跟着校长。少年们的喝彩声更高了。函数朝所有人招手，挥舞着两只胳膊，面带笑容。

“他感觉挺好相处的啊？”木鱼说，“哎，哎！艾娃竟然也来了！”不等任土反应过来，他已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两只手捧在嘴边，朝函数身后的女助理大喊：“女神！艾娃女神！我要跟你生孩子！”

“木鱼！”任土大惊。周围的同学都捂住嘴，有的忍住不笑，有的“哈哈”乐了起来，还有的满脸鄙夷。台上的校长简直要晕过去了。坐在隔壁一排的班主任田志英扑上来，赶紧要木鱼闭嘴。

这下完蛋了，任土心想。木鱼平常的表现本来就不好，这下直接在总裁和总裁助理面前放飞自我，估计连地都没得种了。

只见函数皱了皱眉，颇有些不快。但被称为“女神”的艾娃几乎一点反应都没有。她只是稍稍一顿、朝木鱼声音的方向望了一眼，就再也不理睬他了。真是够冷静的，任土心想，不过她大概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场面吧？

六年前，十八岁的艾娃被函数亲自选中，成为了总裁助理。仅仅工作半年后，她就已经跟随函数出入各种重要场合，连最机密的会议都有她的身影。再后来，艾娃的出场甚至就代表了总裁本人，已然是新时代公司的二把手。（所以任土跟成为K0之间还有很多障碍，比如艾娃。）

木鱼反倒一点都不难过，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笑嘻嘻地对任土说：“你看我女神。人美气质佳，哪里像别人说的那样？”

“求求你闭上嘴吧。”任土绝望地说。地板是会记录社会贡献分的啊。随便乱说话，难道不会减分吗？

不过……任土再仔细打量了一下台上的艾娃。此时她正转过身去，对后台的工作人员说着什么。她那长长的马尾辫有些眼熟，像昨晚梦见过。

因为艾娃上升速度实在太快，王国中流传着各路传闻。有人说她是国王的侄女，有人说她是函数的私生女。还有人干脆说她做了函数的“干女儿”，出入的不仅仅是总裁的办公室（这也是被广大群众普遍采纳的说法）。

函数忽然举起一只手。礼堂现场暂时忘记了方才木鱼带来的插曲，安静了下来。

没有致辞，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任何寒暄。函数身后黑暗的巨幅屏幕忽然亮了起来，上面出现一张高三学生的简历照片。

艾娃查看自己的平板电脑，然后对话筒说：“请王子赫上台。”

现场的学生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这突然开始的招聘流程搞得措手不及。同学们四下张望，终于看见一个高大的男生犹豫地站了起来，手在裤缝上搓了搓，往舞台走去。

任土不悦地眯起了眼睛。那个人渣。他才不相信公司会让这样的人进去。

此时，函数已经在一张沙发上坐下，看着艾娃翻阅简历。

“学校功课都是A，社会贡献分也是A，统计和定量分析拿了A+……”艾娃说，“还在校刊上载过四首诗。”

这让王子赫有了些自信。他的头抬得高了，胸脯也挺了，面露微笑。“没错，我还发过数据分析的论文。上面应该——”

“看见了，”艾娃打断了他，“那篇论文也拿过奖。”王子赫脸上的笑意更丰富了。“申请上说想做工程师？”

“没错。”王子赫得意地清了清嗓子。

“确定不要做文字工作？”艾娃眯起了眼睛，语音有些锋利。她不等王子赫反应，直接呼叫地板：“克拉丽丝，让我们拜读一下王同学的大作吧。”

舞台上的大屏幕闪了一下，紧接着一段手写的文字浮现出来：

《论处女的重要性及如何识别处女》

当今社会，女人可以有各种手段欺骗广大男性同胞，用脂粉饰演其苍白丑陋的面孔。当然，其中最严重的欺骗莫过于童贞的失去。试问，哪一个男人会喜欢别人用过的阴道？这就好比上厕所坐到温乎乎的马桶圈，上面还湿漉漉的……

礼堂里的女生恶心地撇过头去，男生嫌恶地皱起了眉头。还有一些仿佛吃了一惊，读得又有些津津有味，随即想起自己不该显得那么饶有趣味，赶紧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

“这是你写的吗？”艾娃问。

王子赫一惊：“这……不是！肯定不是！”

艾娃懒得瞧他，直接呼叫地板：“克拉丽丝，视频调出来看看。”

大屏幕黑了下去，然后镜头一晃看见了两个鞋底和四个圆乎乎的东西——桌子腿。镜头继续往上，渗透过了课桌的层板，穿过位洞里满满当当的课本，来到了桌面上：一只手正在红格作文纸上奋笔疾书。由于是从下往上透过纸张看，所有的文字都是镜像的，但分辨一下还是能识别出，那就是那篇关于处女的论文。而镜头再往上拉，书写者正是王子赫。他忽然停了下来，像是脖子写酸痛了一样，挺起身来扭几下，又不忘瞧一瞧远处，再低头继续写作。地板不忘记让镜头cue一下刚被他看了的远处。原来那里有几个高二的女生正在化妆，只不过脸被地板贴心地打上了马赛克。

“说谎不是好习惯啊，”函数终于开口了，“你是不是以为只要手写，地板就不知道了？”

“我——”王子赫涨红了脸。

“地板会记录学生的日常作为考核，而你以为非电子化的内容就不会被记录。这才刚刚成年，就已经想着怎么钻空子，”函数的语气更犀利了，又撇过头去呼叫地板，“地板，王子赫，永不录用。”

地板震了一下，随即王子赫就被推出门外。

任土浑身因为兴奋而颤栗着。他相信地板，相信函数的发明为这个世界带来的公正。只要平时好好表现，刻苦用功，地板都会看得见、都会记得。天道酬勤即是真理。

但此时，任土还因为另外一件事儿而激动不已。要知道，每个用户启动地板的呼叫ID是唯一的。就好比在网上注册用户名，你只能选择未被占用的名称。首都的市民也以使用各种酷炫的呼叫ID为荣。一些比较受欢迎的名字（如灭霸、达西先生，和王浩然，等等）早在十年前就被人买了下来。“宝贝儿”这个ID，前些天被眼下最当红的女明星王春华（也是木鱼上一位女神）花了两个亿注册，使用期限一百年。任土所使用的“R2D2”这个名字，还是去年一个编程比赛的一等奖赠送的，二十年内不需要交管理费。

而要说最独特的ID，还当属“地板”这个称呼。王国里，还有谁能霸气地喊一声“地板”，地板就会回应他？那当然只有总设计师函数本人了。

任土畅想着十九年后，当“R2D2”这个ID到期后，他可以喊“地板”来让地暖上升两度，或让窗帘拉开。

话说回来，国王陛下使用的呼叫名是什么呢？高大威武的国王会不会身披皇袍，对空气呢喃一声“公爵夫人，把今天早上的文件拿来”？但这个ID太容易引起混淆，毕竟王宫里来往着很多位公爵夫人。（不过，地板难道可以识别呼叫ID和对人的称呼？）

会场里，刚才王子赫带来的骚动稍稍平息了。台上，校长对函数耳语了几句什么，看上去有些不好意思。他清了清嗓子，对学生宣布面试继续，好像要假装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地板这些年拓展了许多业务，比如通过地板播放音乐节目、有声书和广播剧。新时代公司过去只购买其他公司的版权，这些年也开始自制项目了。两个女生想做有声书演播，但只有一个人如愿以偿：地板的记录发现，另一个女生经常在公共区域随手扔垃圾，被函数发配去做实习生。

按理来说，地板是可以把乱丢的垃圾扔掉的，但具体为什么系统不喜欢人在公共区域扔垃圾，有很多种说法。比如会造成维护成本啊，浪费纳税人的钱啊。但任土知道学校有一片草地，标着“学生休闲区域”，但是校长从来不让学生用。因为学生出入学生休闲区域就会踩到草坪，草坪被踩到就容易枯萎，枯萎了学校又要花钱从地板公司续订草坪服务。所以干脆就把它们变成面子工程吧。

木鱼忽然凑近了过来，小声问任土：“你不觉得怪怪的？”

“什么怪怪的？”

“它为啥知道我们干了什么？”

“你管它为啥，”任土说，“地板就是会知道，所以你好好表现就对了。”

木鱼撇了撇嘴：“你太无聊了。”

任土好像意识到什么，有些错愕：“……你不会看过那篇，什么，论——处女，的文章吧。”他正因为说了“处女”这两个字羞红了脸、结结巴巴的时候，舞台上的函数突然开始训斥一个正在应聘的男生。原来地板爆料，这男生帮王子赫誊抄了那篇文章，还不忘在男生宿舍里宣传里面的内容。只见他脸红透了，羞愧地低着头，点头哈腰不停地向函数道歉，就好像他冒犯的是总设计师一样。但最终也没能躲过“永不录用”的结局。

“估计也没人会想到把那种文章拿给你看，”木鱼推了一把任土，“谁不知道你？把作文纸没收了，再拿去告诉老师。”

“那总比找不到工作强吧？”

“行吧行吧，你就是闷骚一本正经。谁不知道他都是在胡说八道？你假装跟大家哈哈一乐，你也不会那么招人讨厌了。”

木鱼说的其实没错。除了他以外，任土大概没有别的朋友了。

大屏幕上忽然出现了木鱼的照片。“轮到我啦！”他起身朝任土笑了笑，“祝女神翻我牌子。”

任土满心想着还不是CEO的决定才算数，就看见木鱼无视了台阶，直接翻身上了舞台。这时校长的脸已经黑了，几个台下的老师压着声音朝他吼：“你想什么呢木鱼？！”但木鱼完全没理他们，吊儿郎当地在艾娃身前一站，像歌剧演员谢幕似的朝她深深鞠了一躬，然后笑嘻嘻地把手往裤子上拍了拍。

艾娃终于从平板上抬起头，打量了他几眼：“你知道你是来找工作的吧？”

台下一片压抑的笑声。

“知道啊，反正我平常就这样，地板也知道。你们肯定也知道。”木鱼咧嘴说。

艾娃叹气摇头，看了看他的申请资料：“你申请的是工程师岗位……但你数学连续两年挂了，其他跟理科沾边的也都一塌糊涂。语文及格，全靠作文把你拉上了及格线。计算机老师对你还算仁义，交上来一封信说你其实还不错，就是你上学期……”她在自己的平板上查看一封信件。“期末考试的时候睡着了？只剩三分钟，结果你就在机器上写了个hello world就跑了？”

台下笑得更大声了，这笑声却让任土感觉自己的心肝肺都担忧得颤抖。完了完了，他的哥们要是不能在地板公司找到工作，还能去干什么呢？要知道，现在有了地板，都没有扫大街这份工作了啊。

“那个……确实是我的问题，但也不是我的问题！”任土挠了挠脑袋，“我考试前几天忙着在网上直播打游戏，给儿童癌症机构募捐来着，实在是太困了。不过，不过啊，我筹了三百万呢！”

艾娃顿了顿，又呼叫地板：“克拉丽丝，帮我核实一下。”

地板震动了两下，随即大屏幕上显示了木鱼游戏直播间的视频。

“朋友们啊，抓紧啊，今天能不能达成三百万目标全看你们了！”木鱼对着麦克风说。屏幕右下角是一款格斗类角色扮演游戏的视频，木鱼扮演的法师正在战场上厮杀。直播间上方有一个树状图，图中显示：“已筹集2999870.38元，目标3000000元。”

忽然，直播间响起了系统语音，AI字正腔圆地朗读：“用户Ralph6969捐款，1000元。”

屏幕上方的树状图由红色变成了蓝色，系统在直播间中打出花束和彩纸碎，宣布募捐成功。木鱼振臂狂呼，连自己还在战场上的法师都忘了。下一秒，一个敌人一刀把木鱼砍死，但木鱼已经没精力去管游戏如何了。他激动得忍不住大爆粗口，骂人的音频全部被地板贴心地和谐成了“哔”音。

“行啦，多亏了大家伙啊，也感谢雄鹿咖啡赞助我的这三十多罐咖啡。‘哔——’哎呦妈，我‘哔——’我这连续打了两天游戏都‘哔——’没睡觉没去上课……”木鱼扯下耳机，“行了，哔——三百万全部捐给癌症基金！谢谢大家，我先去睡觉了。‘哔……’”

视频结束了。观众席的同学们不再笑了，一个个脸上带着惊愕。田志英快惊得背了过去。艾娃望向木鱼的眼神也有了些许变化，画得精致的眉毛挑得老高。

拿不住注意，艾娃回头望向正在深思的函数。

然后函数起身朝木鱼走去，开始鼓掌。台下的人互相看了看，也开始鼓掌，然后越鼓越起劲。还有人吹起了口哨。

“小伙子，很有能力，”函数拍着木鱼的肩膀，“新时代的工程部门很久没有像你这样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了，我们欢迎你。”

“多谢老板！”木鱼大方地抓起函数的手开始使劲握，然后又转向艾娃，“多谢女神！”

艾娃叹了口气，捏了捏鼻梁，挥手让他下去了。

木鱼边蹦边跳地回到任土身边，笑嘻嘻地迎上他的目光：“我们是一个部门的同事了！”

“他们还没给你分层级呢，”任土笑了，“没准我会是你team leader。”

“滚蛋。”木鱼踹了他一脚。

任土正要踢回去，就听见艾娃说：“请任土上场。”

四周的同学们纷纷朝任土举起大拇指。“加油啊，土地爷！”一个男生说。“苟富贵，莫相忘！”另一个女生笑着说。

在众人的瞩目之下，任土挺胸抬头地走上舞台，他的心在耳朵里跳得扑通扑通直响。艾娃注视着他，他也小心翼翼地迎上艾娃的目光。

在对视的几秒钟里，任土几乎感觉一道闪电把自己的心脏劈成了两半。他突然又回到了那个空房间，白色的纱帘晃晃悠悠。紧接着一个个玻璃球从天而降，哗啦啦啦啦，像雨一样，几乎要将他淹没。他感到窒息，好像快要……

“任土？”校长轻声问，一脸担忧，“你没事吧？”

任土慌忙回过神：“我……我没事。”然后转向函数。“可以开始了。”

艾娃不再看他，冷漠地低下头，翻看着任土的简历：“全部都是最优的成绩，光去年就有三个大赛一等奖。”

“是，基本上都是AI和机器人类的比赛。”任土说。

“你申请的岗位是什么？”艾娃问，但没等任土来得及开口，她就打断了他，“我看见了，也是工程师。你认为自己能胜任工程师的岗位吗？”

她傲慢的语调让任土有些恼了。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自己的成绩还不够说明问题吗？但任土不能发火，绝对不能发火。他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稍稍冷静了一下：“我的大赛成绩和在校表现都是证明。”

“可是还有很多学生跟你一样，成绩全优，到处都参加比赛。新时代也有很多这样的工程师，所以我们新招进来的人必须要有社会奉献的精神，”艾娃说，智能铅笔有节奏地敲着平板电脑的边缘。“可是在你的经历里，我只看到了你在尽可能的提升就业的可能，而并不在乎这个社会还需要什么。”

任土懵了。

他好好学习、参加比赛，难道还不够？为了表现自己有社会贡献的精神，任土还专门跑到落后的国外，帮助当地穷苦的、没有地板可以用的居民。这难道不够吗？任土有些绝望：“我的社会贡献分很高呀……我也去过国外帮扶当地百姓，还——”

“我看到了，但你只去了十天，这根本说明不了问题，”艾娃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这项活动基本所有人都做过。你要是真的关心社会问题，哪里只会去十天呢？社会贡献分……也可以靠这些完全没意义的活动刷上去。”

任土的余光注意到校长的脸涨得通红。只见田老师从后台冲了上来，踩着高跟鞋也快得像百米冲刺。她着急得趴在校长椅子边上对他耳语了几句什么，像是求校长帮任土说两句话。校长也被刚才的一切搞得没反应过来，这就凑到函数身边，跟他耳语。

所以学校推荐到底有个鬼用处？任土琢磨着，心里大喊冤枉。

函数听校长说了几秒钟，对艾娃说：“他……他也挺优秀的。”

“是优秀，函总，”艾娃说，“但工程部的人已经够了，我们不需要更多同类型的人才。刚才木鱼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录用了他。”

函数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其实，我们好几个部门一直都没有招到好的人才。要不……要不就让他去微生物部门吧，他的能力做实验是富裕的。”

“生鲜生产部门这些天很缺人手，前几天我们才跟他们开过会。”艾娃说，“国王陛下也说，要保证粮食供应。这些天生鲜确实比较紧张。”

任土几乎要晕过去。校长急了：“不可能让他去种地吧？任土他——”

不等校长继续争辩，函数打断了他：“好吧，那就让他去生鲜生产。K2级开始，也不算亏待了。”

招聘会结束后，任土冲回宿舍，把自己关进了屋子里。

自己怎么可能被发配去种地？他不明白，自己过去十二年把自己累得半死，每天都在学习、比赛、编程。他的正经严肃全学校谁不知道？甚至不随手扔垃圾，看见碎纸屑还会随手捡起来。这不都是地板想要看到的吗？

地板公司招聘指南上，确实写了需要申请者展示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但是……但是任土完成了呀？虽然是一个所有人都做过的活动（帮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外国老百姓），但是……但是……

难道自己连木鱼都不如？

他闭眼使劲摇了摇头。他不该嫉妒自己的哥们的，但这实在……

过了一会儿，任土的几个同学来敲门，他没有理会。又过了半个小时，班主任田老师来敲门，他假装睡着了。

晚饭时间，木鱼来了。“土地爷，我给你打了份儿饭，你开个门。”

任土没有理他。他一方面恨着艾娃，另一方面又不想看见木鱼的脸——起码现在还不想看到。

他听见木鱼在门外来回踱步，最后把饭盒放在了地上，叹了口气：“唉……你，我先撤了。你饿了自己出来拿吧。”

木鱼的脚步声远了。这时任土又恨起了自己：他怪自己小肚鸡肠，有怪自己时运不济。说好的天道酬勤呢？

艾娃说他作秀，他哪里作秀了？

去国外十天……很方便啊。平常任土那么忙，地板需要看到他有社会责任感，所以他就做了这么个有社会贡献的活动。这有什么不对呢？

十天是短了点，但是……

那天晚上，任土又梦见了那个房间，只不过这次里面还有另一个人：艾娃。她正坐在地上，指尖在地板上摆弄着三四个玻璃球。任土气鼓鼓地站在门口。他脑袋里有无数个词汇表达满肚子怨气，但组织起语言时，大脑却因为愤怒而失速停摆了。

艾娃忽然抬起头。像幽灵一样，又像探照灯一样，仿佛了解他大脑里的一切弯弯绕绕。

她不屑地笑了：“你很精致、很利己，还很虚伪。怪我咯？”

第二章：>>> Xiaoli = string(田小丽);

下班回到家，屋子里一片漆黑。难道女儿又出去野了？任土的班主任田志英把手里的两袋子护肤品放到地上，呼叫道：“老头子，把灯打开。”

客厅里的大灯亮了起来。只见女儿就平躺在沙发上，脸上敷着一张面膜，煞白得像个鬼一样。她一时间被忽然的灯光闪得睁不开眼睛，赶紧翻身起来：“妈！你吓死我了！”面膜在她起身时掉在了地上。

“你还吓死我了呢！在家怎么不开灯啊？”田志英有些责怪地问。

“我这个面膜不是不能见光嘛！”女儿嘟着嘴说，“都怪你，这一张老贵了，浪费了。”

她名叫田小丽，今年二十一岁。小时候父母离婚，跟了母亲姓。上学的时候，有做老师的虎妈斯巴达式的管教；毕业前，又全靠田志英多年做教师的经验，一路给她安排到研究所读书。这样，就算去不了王宫的科学院，也能到地板公司当高级工程师了。

但田小丽对研究一点都不感冒，一心想出道当明星。

“地板又不脏，捡起来继续敷呗。”田志英说。

这让田小丽又气又好笑：“敷面膜讲究的就是一种调调，敷上就感觉自己整个人就高贵了、升华了，从地上捡起来再往脸上糊叫什么高贵？”

她正翻着母亲的白眼，眼睛滴溜一转看见了地上那两袋子护肤品，语气转了个弯就变了一副强调，激动地大叫：“这个牌子好贵的啊？老娘，你什么时候这么大手笔？给我用好不好？给我嘛……”

田志英正在卫生间洗手，不禁觉得好笑。这小孩翻脸比地板系统升级还快。“这是人地板的总设计师送给我们高三老师的！说毕业班不容易，女老师给了护肤品，男老师给了保健品。这么贵的东西，你个小孩子用不是大材小用了？”

洗手池水声太大，她没听见女儿的回复，从洗手间出来就看见田小丽不高兴得在沙发上打滚。“好好好，给你给你给你。”田老师举手投降，“今天也真是点儿背。回家要对付你，今天我那学生还……唉。”

“任土？”田小丽从袋子里掏出各种护肤精华，正快乐地拆箱，“你那宝贝学生没被地板录取？”她把包装袋随手往地上一扔，地板紧锣密鼓地把它们吸收了下去。

“招去种地了！不知道那总裁助理是什么狗屁，我们最好的学生不要，偏招木鱼去做工程师！还有没有王法了？”

田小丽拆开另一张面膜，小心翼翼地敷到脸上：“你说的好像不去给地板公司打工就没出路了？都是屁！”

“田小丽！”田志英吓坏了。自己女儿在家里说地板的坏话，这要是让研究所知道了怎么办？“你还想不想从研究所毕业了？”

“不！想！”田小丽大声说，“我从来就没想去研究所！”

“我逼你去了吗？！”

“你怎么没逼我？我高中毕业不想去研究所你就天天跟我闹，现在我去了你还不闭嘴，非要把我变成地板的奴隶吗？”田小丽不想再理会母亲，径直往自己房间冲去，“你看你，到最后不还是把自己最好的学生逼去种地！”

她把门一摔，身后田志英继续在外面大骂她傲慢无知刻薄无礼。田小丽气得朝地板大吼：“老巫婆！锁门！”（“你赶紧把那个呼叫ID改了！”田小丽话音未落，她妈就吼叫道。）

门“咔哒”一声锁住了。

田小丽不明白了，自己摊上一个神经病老爸也就算了，怎么老娘越老还事情越多了？

她一屁股躺倒在床上，心想着要不要自己出去租个房子。但是首都的房价这样高，自己走穴的这点收入可能都住不起市中心的厕所——要知道，她家可是在老牌社区最核心的位置呀。去哪儿认识人、跑场子都方便。

所以她又开始想，今晚是不是该好好练舞了。这几天光忙着应付研究所的实验，疏忽了歌舞，自己最重要的艺术事业可千万不能耽误。没准被哪家公司签了，就能女团C位出道了呢？出道了，不就有钱出去住了？

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田小丽要加油，田小丽要努力练功，田小丽会是整个首都最闪亮的歌星！热歌劲舞，迷倒天下众人！

手机忽然响了。田小丽打开屏幕一看，是木鱼的信息：我当上工程师啦！！！哈哈哈哈哈！！！多谢姐姐每年帮我偷语文作文题！！！

田小丽随手就回复：听我妈说了，可把她气得够呛。可谢谢你了。

木鱼先发了个问号，随即又说：她生气你不高兴？

不高兴。她一生气就把火撒到我身上。田小丽短信里说，转念一想，又输入了一行。任土怎么回事啊？种地去了？

随即木鱼打过电话来，田小丽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她一直不太喜欢任土，觉得他假。但事到如今，这天天一本正经的小弟弟竟然沦落到如此境地，实在太惨。田小丽就开始同情起他来。

“所以啊，”田小丽躺回到床上，继续跟木鱼说，“给地板打工就是不靠谱。明明比你优秀得多都要去种地，可见工程部都不是什么好人。”

“我也不是好人？”电话那头，木鱼笑了。

“对，你是最坏的那个。”

几天后，田小丽下了课，背上包，登上地板的传送区域。“老巫婆，带我去老西区。”她命令道。地板震了一下，随即开始把她向老西区运送。说起“老巫婆”这个呼叫名，最开始田小丽是为了气死她妈才这样设置的。后来叫顺嘴了，想改也不好改。田志英也都经常因为这个跟她吵得死去活来。

田小丽现在要去的老西区，过去是首都最热闹的地方。人们吃饭、看戏、谈生意都来这里。但现如今，除了地板带来的干净街道，这里只剩下最破败的房屋和最闲的老人。田小丽看见两个老头光着膀子、挺着大肚腩，不禁皱了皱鼻子。真讨厌。虽然田小丽平时自诩为穷人，但是看见真的一穷二白又邋里邋遢的老年人时，不仅嫌恶起他们来。地板的传送功能自动把她往旁边挪了一下，绕开了他们。

还好我家比他们有钱啊。田小丽长出一口气。

地板带她在一栋危楼处转了个弯，危楼四周的地面已经自动升起了行动结界，没有人可以通过。它隔壁是一栋看上去比它更“危”的楼，不知为何还被市政府认定是安全的住房。一楼进门处右手边有一个小台阶，通向一个半地下室。

田小丽下了那节楼梯。半地下室的门上贴着电费欠费单，门口堆着一大堆空啤酒瓶。地板没有把它们自动吞掉，大概因为电费没交，地板不会工作。田小丽“咣咣咣”敲门：“马老头儿！”

没人回应，但田小丽习以为常了，更使劲地砸门：“马老头儿！”

门开了，一个秃头老大爷探头出来。他看上去不太高兴：“我站桩呢！你至于那么大声吗？”

“给你带钱来了，让我进来。”田小丽没好气地说。

秃头大爷这才假装不情愿地把门打开，让田小丽进去。他是田小丽的生父，名叫马无极。这些年到底做什么营生，她姑娘从来都没弄明白过。前几年似乎卖过胶鞋，后来又搞传统医学，但又因为非法行医进去过几个月。

房间里一地狼藉，一点都没有地板存在的样子。方便面袋子丢了一整个厨房台面，垃圾桶满得即将呕吐，餐桌上的灰可以用来玩沙画。沙发上还有一处地方没堆满脏衣服。田小丽掸了掸，嫌弃地地坐下了：“你又没交电费？”

除了这些东西跟卧室里一张床，房间里几乎没放家具。门口、餐桌上点着几根蜡烛，墙上挂着一把太极剑、一把刀。

“地板太吵了，断了电消停。”马无极说。

地板什么时候还有噪音了？田小丽觉得这是借口，但地板公司确实有小八年没有好好维护老西区了——毕竟太穷。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还算礼貌地放到父亲面前。马无极撕开封口，点了点，一共两千块。

“这么多？”他皱眉，“哪儿来的？”

“走穴，哪儿要人演出我就去哪儿，”田小丽说，“这个月上课忙没怎么演出，这算少的了。”

马无极点了五百块，把剩下的还给田小丽：“我用不了这么多。剩下的你存起来。”

“咋了？你闺女白给你钱，不要你傻啊？”田小丽“哼”了一声，“就好像这年头还有人跟你学太极一样。你最近没工作吧？”

她爸不说话，看来被田小丽说中了。

很多年以前，田小丽还没改名，闺名马太极。她爸马无极还是数一数二的太极大师。十二年前，地板铺满了王国，马大师忽然就找不到太极的感觉了。劲从脚底生根，劲跟气走，但脚底下这玩意儿怎么都感觉不对。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劲”，也没有了“气”，这拿什么气沉丹田，拿什么打什么无极生太极？

于是马大师奔走相告，地板有问题，得拆。这么玄而又玄的东西讲得太夸张，大家都觉得他脑袋有病。又过了一年，马无极还在到处折腾，折腾得走火入魔，折腾得成了整个王国的笑柄，折腾得到现在网上还有他的表情包（马无极拍着桌子大喊：“这怎么练功啊？！”）于是跟着他的弟子散了，田志英也跟他离了婚，带着女儿走了。

再后来，十岁的马太极因为有这么个爹，天天在学校挨欺负。她就转了学、改了姓名，这就有了田小丽这个名字。

想起这些，田小丽有些不快，赶紧把这些感受赶跑。她从老爸递回来的一千五百块里又抽出五百，还给他：“拿着吧。我走了，有事儿。”

她起身。马无极也紧跟着站了起来：“晚上演出不安全，你还有练拳吧？”

田小丽觉得好笑：“不有地板呢吗？我把夜间安全模式打开了，谁能靠近我？”只要她一喊“老巫婆，天黑了，让陌生人离我远一点”，就没有谁能接近她方圆一米。

原来女儿早就不练拳了，马无极有些失落：“好吧……那地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别太依赖。”

田小丽假装不理会他，内心却泛起了十几米高的波澜。她离开老爸蜗居的半地下室，走进下午三点晃眼的日头下时，只感觉到难以抑制的难过。她再怎样嫌弃爸爸，也只有他不会跟自己说两句就吵起来。

心想着今晚要不要找个地方演出，田小丽就听见手机响了。又是木鱼的短信：晚上，请你吃饭。

田小丽和木鱼约在一家传统王国南方餐厅，据说外国来访的大佬们都爱来这里吃饭。只不过木鱼从来没跟外国人交流过。毕竟这里都是包间，谁都看不见谁。

木鱼落座等了没多久，服务员机器人就带着田小丽进来了。

“我靠，这里好贵的啊。”田小丽把帆布包往邻座一扔，一屁股坐下，“你还没入职，这就把第一个月工资花了？”

木鱼咧嘴：“我有别的收入。”

田小丽翻了个白眼，这才想起自己多虑了。木鱼大概是同龄人里最有钱的那一小撮了。不靠爹娘（毕竟没有），全靠在网上直播打游戏赚得盆满钵满。田小丽也不是那种无功受禄的人。自己给他偷了这么多年的语文题，木鱼当然得请她吃饭。贵的那种。

“你要是这么有钱，还去地板公司打什么工呀？没事儿给自己添堵这是。”田小丽说，开始看菜单。

“你要不打职业电竞，钱再多也只是个loser。”木鱼说，“我打游戏那么一般，纯靠一张嘴直播逗乐，还一辈子搞直播了？”

“那你上班之后就不做直播了？”

“怎么可能不直播。破工资还没我打游戏十分之一的钱多。”

“那不就得了？有钱，自己舒心不就好了？”田小丽点了几个价格适中的菜。她没好意思要最贵的。

“还不是想要个社会地位？”木鱼说着跟服务机器人要了个鲍鱼，“你说，是工程师有地位，还是游戏主播有地位？”

“屁，你什么时候还开始关心起社会地位来了？”说实话，田小丽一直没想到木鱼会真心想进地板公司。她还以为木鱼跟自己一样，想打游戏那就想办法打游戏，想唱歌就到处演出。

服务机器人拿着菜单走了。田小丽这才问：“任土真的是因为社会贡献值被刷掉了？”

所谓社会贡献值，就是每个人在地板系统里的一种积分。随手扔垃圾会降低社会贡献值，扶老奶奶过马路会加分。不过田志英没提过任土贡献值有问题啊？这要是到了会影响找工作的情况，班主任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毕竟每个人的积分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鬼知道呢，”木鱼说，“也没准任土什么时候得罪了那艾娃。”

“一小高中生？艾娃还想整他？”田小丽可不信。她虽然对地板公司的人没什么好感，但是这么没事儿闲的操作，她还是看不明白。

“艾娃一脸谁都不屌的样子，也没准就是看任土不顺眼呢？”木鱼说。

田小丽觉得好笑：“她就看你顺眼了？”

“她那种高高在上的女的，怎么可能看我顺眼？我只要让函数看我顺眼就好了。”木鱼眯起眼睛笑了。他早就知道艾娃不好对付，直播间募捐三百万这种事情，不还是他自己为了拉高社会贡献值才筹办的吗？要没有这么一下子，木鱼估计真的要被发配去种地了。而函数嘛……木鱼跟前几年毕业的学长打听过了，知道老函比较喜欢形式。

不过，他这也是有高人指点，何况高人有时候也有求于木鱼。想到这里，木鱼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连眉毛丝都透着高兴。

田小丽皱眉：“我听我妈说，你现场喊艾娃是你女神。你就这么说你女神？”

木鱼笑而不语。艾娃是他女神吗？他才不会跟田小丽承认不是，也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最讨厌这种觉得自己可了不起的女的。还以为自己有个逼就牛逼了呢？

这沉默叫田小丽觉得奇怪，又有些不舒服。但最后她还是没多想，只半戏谑地问：“你这么会盘算，怎么不帮帮你兄弟？”

“咳，他哪需要我帮啊？”木鱼大笑，翘起了二郎腿。

“那他这次不就倒霉了吗？”田小丽说，“任土天天带你学习，教你做作业。你要是教他半点盘算，他也不至于去种地了。”

木鱼摇了摇头：“任土心眼那么直的人，怎么可能跟我学这些坏的？”

田小丽耸了耸肩，还是觉得任土太倒霉，不禁有些同情起这个自己曾经讨厌的小男孩起来。更何况，跟木鱼一样，任土半大点儿的时候田小丽就认识他了。毕竟她妈一直是他们的班主任。

回到家，田小丽正专心致志地卸妆时，她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木鱼又来短信了：直播间有个粉丝有个唱片公司，我跟他提了一嘴你。他想见你。

这听上去很像那种带有黄赌毒意味的“见面”啊？田小丽虽然急着要C位出道，但是还没到那种要出卖自己的程度。正想发短信骂回去的时候，木鱼又一条短信来了：你别想多啊，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也不是叫你去陪酒。是个好机会。

田小丽擦了擦手上的卸妆油，用那根不太油的手指头点击屏幕：确认不是三陪？

你带你妈去都可以的那种场合，绝对正经。木鱼很快回复。

田小丽放了心，回复三个字：OK，去。

刚锁了屏幕，田小丽就听见家门开了。田志英熟悉的脚步声出现在客厅里。田小丽从卫生间探头出去：“妈，给我一下任土电话。我带他去见人。”

入职这天，任土起得很早。他几天前就收拾好了行李。东西也不多，塞一塞一个行李箱就放得下。

全校都听说了任土要去种地的事，这几天老是有人来慰问他。有些是真心来探望，有些是来看笑话。后来任土就直接在门上贴了个条子，说有事发短信就好。木鱼来看他，任土才会开门。他本身就是个没朋友的人，闭门谢客也不会让他更少几个朋友。

任土先去还了学生证和宿舍钥匙，就拎着箱子走了。

往年别人毕业，多要在学校里多逗留几天，成群结队地拍照留念。学校也从来没急着赶毕业生，也允许他们在学校多住几周，方便安排离校后的生活。像任土这样灰溜溜一个人走的，估计也没几个了吧。但早点离开学校，就不会碰见太多人。毕竟他现在最不想遇见的，就是一个个上赶着来安慰他的老师同学。

“R2D2，去科技城。”任土登上了传送板块，呼叫道。

离早高峰还早，地板的传送带上没有太多人。交叉路口，几个自动售卖机自动亮起灯，煎饼果子、鸡蛋灌饼、韭菜盒子等待通勤的人来购买。任土忽然想起来，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小区周围的路边有很多早餐摊子。油条还是人现炸的。冬日里，装豆浆的大桶盖子一开，那蒸汽比吃食要诱人。

但那是什么时候呢？任土使劲想着。这时传送带又动了起来，将他带离了早餐贩卖机。等到走了两个路口后，任土这才想起方才自己什么香味都没有闻见。地板很多年前就已经将公共区域的气味屏蔽了，只有自己可以闻到自己区域内的味道。

大概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韭菜。

真奇怪，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忘记了那些香气喷鼻的早餐摊子？烤红薯的老爷爷笑着递给他一个最大的地瓜。炸臭豆腐的老奶奶麻利地浇上辣椒酱，还不忘盯着一旁的炸锅，计算着下一波豆腐膨胀到饱满的时间。

任土吸了吸鼻子，什么味道都没有。他又像狗一样使劲嗅了嗅，还是什么都没有，甚至有一丝地板默认的……阳光的味道。至于那到底是什么气味，建议去参考写着“雨水味”或“清风味”的空气清新喷雾。它们一点都不像“阳光”，亦或“雨水”，再或者“清风”，每个牌子的气味甚至很相似，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阳光或者清风。

话说回来，风到底是什么味道的？

新时代公司总部大楼就在下一个街角，地上显示着显眼的荧光色大字：“新同学入职请往这里走。”看见那标识后，任土再没空去想风和臭豆腐的味道，顺着箭头就走了，却没想到一个白色、圆滚滚的的机器人忽然从地面上升起，挡住了自己的去路。

“行李请交给小白同学吧，小白会帮任土保管好的。”机器人笑眯眯地说，声音像极了动漫里最千篇一律的软萌妹子，有些刺耳。

任土想也没想，就把行李箱推到小白面前。它（或者他？她？）笑眯眯地沉入了地板里，不见了。

这忽然叫任土不安了起来。所以小白把他的行李带去哪儿了？他们会不会搜箱子？不像木鱼，任土的电脑里干干净净，一点淫秽色情内容都没有，所以……如果要搜查的话，自己也不怕。想到这里，任土放心了，放心大胆地进了公司大楼。

好干净啊。

干净的地面早就是王国的标配，但新时代公司连墙面都是闪闪发光的。任土来到人力资源，边走边瞧。墙上没有不小心（或故意）踹上的鞋印，也没有不明来源的划痕和黑道道。就连白墙应有的纹路都没有，好像物理学绝对光滑的表面一样。

前台早查到他是生鲜部门的，本就看不太起他，这时看任土一副乡巴佬进城的样子，更趾高气昂了：“我们公司的墙面也是地板做的。”

任土愣了一下。哦，地板延伸了，然后就再没想什么。他拿过入职需要填写的表格，刚填了没几笔，一个人就急匆匆地冲了进来，像刚跑了三千米，举着两百斤杠铃跑的那种。

“是任土吧？”那人说。

“啊？是。”任土愣了一下，才说。

“赶紧，干活了，表让小白填。”

小白？任土疑惑。这机器人还能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了？

就在这时，方才那个圆滚滚的机器人又从地板里冒了出来。“任土就放心地让小白来帮你吧，小白已经读取过你的个人资料了。”

“哦，好吧。”任土说，脑子蒙圈地跟着那个急吼吼的男的走了，不清楚什么事情这么急，连还没办完入职手续的人都要征用。

然后任土就知道了。

办公室里堆满了土豆、土豆，和更多的土豆。

急吼吼的男的周围围了一群急吼吼的人，他又急吼吼地掏出一把小刀，再急吼吼地抓了一个土豆切开。土豆看上去外皮完好，但内里已经烂完了，像是一个发了霉的空心。如果想象力更丰富一点，任土会以为那是切半的紫水晶原石。放在校长书架上的那种，只不过有点黑绿黑绿的。

“又来了，又来了！找到原因了吗？”急吼吼男冲周围的人喊。

“没有啊陆哥，什么参数都查过了，”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对他说，“今天退回来的全是AS1232那批次的土豆。昨天上市的那批。”

原来急吼吼男叫陆哥，任土才看见他的胸牌：陆大地。

想想他来种地也挺贴切的，任土心想。和自己名字一样，全是土。

陆大地现在着急得脸都红了，那眼神好像要从空气中挖出什么救命稻草抓住似的。任土不知道自己能帮得上什么忙，也正觉得老大不会找自己一个萌新来救命时，陆大地回过头来，盯着他的双眼亮着黑光。

“你，跟我来。”陆大地说着把任土拉到隔壁一个车间。

那里不仅仅堆满了土豆，还有土豆一个接一个从地上冒出来。地板贴心地形成了一个斜坡，好让土豆们圆滚滚地滚进一个大纸箱子里。纸箱子再被地板推到任土和陆大地刚才待的那个房间，下一个纸箱又从地板里冒了出来，负责任地接住下一波土豆。

凭空冒出土豆的地面只有两三平方米，靠一个半米高的围栏围起来。车间和隔壁一间屋子以一道并不隔音的玻璃幕墙隔开，那房间里有二十多张桌子和电话。电话前已经坐着十来个接线员了，忙得死去活来。但上一个电话刚挂下，下一个又打进来了。而且从每个接线员的神情和言语来看，对面的客户似乎不太高兴。

陆大地带着任土推门进了那个房间。

“女士——女士，真的很抱歉，”一个比任土大不了两三岁的女同事对着电话说，“我们公司这边一定会好好调查的。您听我讲——”

任土离她有三四米远，都能听见她耳机里的吼叫声：“什么叫你们好好调查啊！我昨天去买的土豆是这样，今天买的又全是坏的！我儿媳妇怀孕吃什么吐什么，就只能吃土豆！这都饿了两天了！”

还有一张桌子空着。任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里，市民退回来的土豆从这里回到公司，”陆大地指着围栏里接二连三出现的土豆说，领着任土去了那张空桌子，又指着电话机说，“你，戴上耳机，哪条线路亮你就按哪个键，接听。”

“啊，啊？接电话？”任土紧张得脑子都绷紧了，“我，我在学校的时候，没学过做接线员啊。”他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自己被安排到售后了？

“接个电话还不会？就是说话呗。”陆大地虽然试图用不容置疑的口气，但从他语调最后的些许犹疑来看，这人和任土一样心里没底。

对任土这种，跟高中班里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没怎么说过话的人来说，让他打电话就仿佛把刚会狗刨的人丢进海里，把煎鸡蛋能煎糊的人丢到五星级酒店的晚餐后厨。相当于一个把骨头缝里都充斥着社交恐惧的人丢到一个个陌生人面前，还要装得好像很圆滑的样子去解决问题。更别提现在这些陌生人都很不高兴。

一个电话进来了，陆大地决定还是给面前这个新人行行好，演示一下接电话这个工作其实很容易：“来，我给你接一个。”

陆大地按了免提：“您好，新时代生鲜为您服——”

“**我艹你妈，你们公司到底行不行啊？**”对方的吼叫把任土和陆大地都吓了一跳，“**昨天是光土豆不行，今天买的菜干脆全都烂了！你们还叫我等你们调查！退钱！现在！**”

陆大地深吸一口气：“非常抱歉先生，我们的团队还需要调查完原因以后才可以给您退款，还希望——”

“**什么调查原因？！你还觉得是我自己把烂菜帮子混进去了是吗？是觉得我骗你是吗？**”

一个被切开的大白菜“砰”一声从地板里蹦了出来。一蹦三尺高，像是被对面的客户砸过来的一样。白菜里面几乎烂没了。

“先生，我们部门——”

陆大地慌乱地解释着，任土看他用尽一切措辞说明为什么现在不能给退款。等陆哥终于挂了电话，他看上去想死。

“……干脆就把钱给人退了呗。”任土说。

“这又不是平常，给人家少配送了一罐子盐，退了钱就得了。这么多人，怎么退？你有这个职级吗？我有这个职级吗？”陆大地不高兴地说。

“我还真不知道你是什么职级。”任土耿直地说。他的同学都说他情商低。

“以后你学着去公司系统里查去，”陆大地不耐烦地说，“我，K3，就是个售后的车间主任，连经理都不是。”

他真的被安排到售后了。任土强忍头疼：“那经理呢？”

“经理知道这次事儿大了，装病没来。”

“……那，原来坐在这儿接电话的那个呢？”

“这个人回家奔丧去了，反正你先替他干着吧。”陆大地用努力不让自己显得太不地道的语气说。而任土只觉得自己的心情和奔丧没什么区别。

“行了，你看接个电话也不难，我先走了啊。”说着，陆大地逃一样地离开了水深火热的接线专区。任土隔壁桌的女生同情地看了他一眼。

第一天下班的时候，已经晚上十二点多了。任土被人骂了一天，辞职的心都有了。

他顺着入职周的指示牌往宿舍走，走廊里静悄悄的，偶尔能听见一扇门里有看电视剧的声音。大部分人要么睡了，要么就还躺着在玩手机吧。他累的想吐。一想到回屋还要收拾行李，感觉更累了。

任土找到自己的房间，这才想起自己没钥匙，整个人正慌乱着，门却悄悄地打开了。机器人小白探出头来，压着声音继续用萌妹子嗓音对他说：“欢迎回家，任土同学！快进来吧。”

“哦，哦。”任土说，赶紧进了门，把门关上。

公司的宿舍比学校的好了许多。他有了自己独立的卫生间，床铺也比学校的宽了许多（但还是单人床）。床头甚至有阅读灯，有些像酒店。书桌可以调节高度，方便喜欢站着办公的人。椅子也符合人体工学，看上去很舒服。房间里还有一个小冰箱、一个烧水壶、一个微波炉，一个看来可以吃饭的小圆桌和两把小餐椅。衣柜也很大，上面可以收纳不少东西。

微波炉正转着，有食物的香味。

任土的箱子已经搬进了房间里，但从房间的陈设来看，自己的物件都已经被拆箱、码放在房间的各个地方了。任土还没反应过来自己该觉得这是贴心还是不舒服，就听见机器人开心地对自己说：“任土还没吃饭吧！小白在给你热饭。任土的东西已经整理好了，要是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就请呼叫地板。地板会为你找出来的！”

“那，钥匙呢？”任土说。

小白“咯咯”笑了：“任土不需要钥匙的。只要是你能进的房间，地板就会把房门打开。”

紧接着，机器人一转身就消失在了地板里。任土愣愣地盯着她刚才站着的地方，心想自己什么时候给过她权限动自己的东西。

任土用了三四年的笔记本电脑就在书桌上。他忍着疲劳带来的眩晕，在桌前坐下，打开翻盖。电脑“咚”一声，是开机的声音。

等一下。任土忽然疑惑了起来。他从来不关电脑（方便随时写码），而且系统今天早上才更新过，电脑怎么又会重新启动呢？

屏幕亮了，桌面显示了出来。还不等任土点击什么，他就发现一个自己没有安装过的软件跳出了弹窗：“新生活内网提示您，您的系统已完成企业安全扫描，请按照附件内容，向IT部门和人力资源报备下述文件……”

这是什么？任土皱眉。他点开那个附件：

下列软件被列为企业高危：

* **CopperHead Notebook**（任土练习编程时使用的软件）

您没有权限使用，点击这里申请权限。

* **Video Me**（王国基本上是个人都用的短视频软件，可惜是“友商”开发的）

您没有权限使用，点击这里申请权限。

* **……**

自己的文件都被审核过一遍了。任土愣愣地盯着屏幕，觉得自己赤身裸体。

他赶紧翻找出自己的外接硬盘（就在书桌的抽屉里），刚插到电脑里，新生活内网又跳出弹窗：“系统检测到您使用了外界USB，属于违规行为。您需要向人力资源和系统安全部门报备……”

任土感觉自己头好疼。他深吸一口气，开始在电脑里找设置小白权限的端口，但是并没有。他连系统的command都打开了，输入了能想到的所有位置和文件的后缀——小白是关不掉的。

身后，微波炉忽然“叮”一声。门自动弹开了，里面是一碗刚热好的泡面。

任土这才想起，自己忙了一整天都没吃饭，小白刚说在给自己热。

但是，小白是怎么知道的呢？

就在这时，任土的手机响了。他还以为又要跳出什么“小白提醒你，请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这样鬼故事般的温馨弹窗，却发现是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

我是田小丽，带你出去，见见世面。

第三章：>>> string[] room = {“桃花心木”};

任土上班的第一周实在精彩极了。头四天全在被客户骂得狗血临头，到了周五，又被陆大地发配去扛土豆和大白菜。

地板动作太慢，放平时没问题——每天也就退回来两盒鸡蛋，三五个土豆什么的，传送慢慢悠悠地也就拉到库房里去了。但这几天，退货单一连串接着一连串，动不动三五箱土豆被丢回生鲜售后，地板完全忙不过来，全靠人推车搬箱子。

中午吃饭的时候，任土在食堂看见了木鱼，赶紧端着盘子凑到木鱼那桌，在长椅上挤了挤坐下了。

“帮帮忙。”任土说。

“什么忙？”

“我们部门蔬菜烂心没听说吗？你们工程师能不能写个码，让地板干活儿快点？”

木鱼挠了挠头：“没有最高级别权限，地板参数谁都改不了。”

“那你帮我问问？”任土说。

“……行吧。”

但等来等去，等到周日加班都到下午了，工程部门那里干脆连个屁都没放。退回来的蔬菜一箱接着一箱，今天又开始出现了烂心的水果（还偏偏是榴莲，又重又刺，味道又大）。任土感觉自己已经很久没见过库房和瓜果蔬菜以外的东西了。

到了五点钟，任土展了展腰，看了一眼时间，这才想起来晚上跟田小丽约了要去见人。

再半小时就下班了，任土也终于完成了任务，但要是过一会儿老板找怎么办？要知道，他和陆大地的副总经理最喜欢在下班前五分钟找大家开会，然后大家就得加班到半夜。

任土赶紧给田小丽打电话。对面接了。

“我今天估计得加班。”

田小丽顿了一下：“你是不是从周一到现在都在加班？”

任土点头说：“嗯。”

“行，你等我啊。”她把电话挂了。这教任土措手不及了起来：她要干嘛？

任土心里慌里慌郎地度过了下班前这最后半个小时。五点半到了，经理却没有来找大家加班。任土赶紧抓起自己的东西就往宿舍跑，结果却在门口看见了田小丽，正笑着朝他挥手。

原来，田小丽的导师六点正好要跟国外开视频会议，似乎是要讨论帮扶“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外国贫苦农民”发展农业。田小丽负责安排日程，顺手就把副总经理拉进了参会人名单。毕竟是生鲜部门的人，沾点边。现在，经理估计正忙着给外国人指点江山，没时间给自己手下开会。

田小丽领着一周没出过门的任土进了饭店。这地方比上次木鱼带田小丽去的餐厅还高档，一看就是任土从来不敢进去的那种。大堂的摆设透露着高贵，高级香氛的味道是任土买不起的：这也是他头一次闻到地板系统默认以外的香味。一个路过的男服务员身着高级西装，任土还穿着工服（白衬衫蓝裤子）。两人偶然对视一眼，好像比起这位客人，男司仪更觉得自己是上帝。

他们要去的是二楼的包房。楼梯口的地板竖起了栏杆，栏杆上挂着一个牌子：请出示邀请函。田小丽拿出木鱼给的两张邀请函，朝空气晃了晃。栏杆降到了地板下面，给两人放行。

任土上了楼，四处一看：原来已经被包场了。虽说是一个一个的包间，但客人们互相串门，显然很多人都彼此认识。

这时，一位西装比楼下还高级的服务员走上前来，温和地问任土和田小丽：“晚上好，请问两位是哪个房间？”

“桃花心木。”田小丽回答。

这迎宾的工作地板就能完成，但二楼显然比一楼还奢华一些。任土已经很多年没被谁领座了。服务员恭敬地把他们领到桃花心木包厢前，恭敬地开门。里面八位客人都已经落座了，还有两张椅子空着。其中一张左手位坐着木鱼。他先看见了田小丽，乐得咧嘴笑了，但那笑容在任土出现时，变得有些僵硬。但木鱼什么也没说，任土也没注意到他的异样。

田小丽在木鱼旁边坐下。木鱼站了起来，对所有人说：“我介绍一下啊。田小丽，我的好朋友，唱歌特棒的科研人员。”田小丽笑着翻了他一个白眼。木鱼继续介绍：“这是任土，我哥们儿。跟我一块儿在地板公司上班。”

任土羞赧地点了点头。他并不善于在那么多人前说话，只沉默地去听别人说什么，边听边吃。其他客人也都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大部分是商人。轮到最后两个男的了。其中一个咧嘴一笑：“我，李卫强。没什么重要的工作，游手好闲的，有什么生意做些什么生意。倒是旁边这位——我隆重介绍一下啊。咱们外国友人，列奥·刘。”

这自我介绍含糊到连任土都起疑了，但没空多问（也不想问），因为坐在任土边上的列奥·刘站了起来，跟他和田小丽握手。

任土这才发觉，这列奥·刘的眉眼长得有些像电视上的外国人，大概是混血儿。

真的是外国人呀。任土忍着不像个傻子一样盯着他的高鼻梁看，赶紧埋头使劲吃饭。

一边，木鱼凑到田小丽耳边，用只有他俩能听到的声音说：“你怎么带任土过来了？”

“嗨，不想着这弟弟最近太惨吗。有机会也介绍给他。”田小丽说，“但你怎么不自己带他来呀？”木鱼没搭话，专心地把熏鱼的鱼刺挑出来，大口吃了。

田小丽心里好奇那李卫强和列奥·刘，见木鱼不回答也没多想，又戳了戳他，更低声问：“那俩人谁啊？”

“你觉得谁能带外国人进王都？”木鱼简单回答。

田小丽一愣，环顾四周，用口型说：王宫来的？

木鱼耸了耸肩，不肯定也不否定。

“我靠。”这还是田小丽第一次见到王宫的人，顿时觉得自己都高贵了起来。王宫的人，那大概就认识国王陛下吧？那田小丽不就是间接认识国王了？她心里很开心，就像间接见到了当红女星王春华一样高兴。

不过，田小丽又打量了一眼列奥·刘，好奇他来首都干嘛。但她也不敢多看，生怕列奥·刘发现了——毕竟新闻里都说，外国人又坏又穷，要是……要是找自己麻烦怎么办？但转念一想，自己这分明是受迫害妄想。她直接问列奥：“你来王国旅游吗？”

“办些事。”列奥说。含糊得跟李卫强一模一样。

任土发现田小丽还要细问，连忙在桌子底下踢了她一脚，使了个眼色：这么多人，别问了。

田小丽没理任土：“生意？”

“差不多吧。”

田小丽狡黠地笑了：“方便透露是什么方面的吗？”

列奥·刘只礼貌地笑，一句话没说，倒是李卫强赶紧站起来，叫大家喝酒。田小丽也识趣，再也没多问什么。

饭吃到一半，任土发现众人都对自己很感兴趣：毕竟最近蔬菜烂心闹得太大了，他又是新时代生鲜部门的。种地的竟然因为这种事情，第一次抢了工程师的风头，也不知道该不该庆祝一下。任土暗自调侃自己。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一个商人问。

任土就老实说：“我还没进过繁殖基地，不知道具体的事情。但是每天上市的蔬菜我都看过，发货前都是好的。”轮到田小丽踢了他一脚。

“那你们公司觉得不是你们的责任？”那商人眯起了眼睛。

任土后悔自己不会说话：“这么大规模烂心，我个人觉得我们部门肯定要自查一下。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那商人显得不那么有敌意了。他身边坐着的李总问：“你怎么没进过繁殖基地？”

任土说：“我刚进公司第一个星期，而且被分配的是售后。不用去基地。”

“这活不好干啊。你真是老实，人家叫你做最苦的活，你也做。”李总摇着头说。

“都进了公司了，还有什么挑挑拣拣的呢。努力干呗。”

李总又问：“你是因为成绩不好，进的生鲜部门？”

田小丽大笑：“他是新时代中学这届毕业生第一名，但不知道领导发什么神经，就被发配去种地了。”

李总显得吃惊：“哟，那要不你来我公司吧，我们特别缺优秀的工程师。”

任土有些害羞了，但很坚定：“多谢您，但是在地板公司工作是我的梦想。”

在座的人都觉得可惜。李总叹了口气，从兜里找出一张名片：“来，你拿一下我的名片。要是改主意了，给我打电话。”

任土连忙道谢，起身双手接过名片：“多谢多谢。我公司还没给我发名片呢，没法给您我的，抱歉抱歉。”

他坐下，忙着把名片收到钱包里，没注意到木鱼盯着他看。

饭吃到一半，另外两屋来了一拨人串门，连哄带拽地把李卫强跟一众老板拉去隔壁屋喝酒唱歌。木鱼跟他们也熟，也去隔壁喝酒了。“咱们外国友人去不去呀？”他临走时不忘问列奥·刘。

列奥摇了摇头：“不了，我觉得菜比较好吃。”

木鱼就没再劝，和众人走了。

屋里只留下列奥·刘、田小丽，和任土。门咣当一关，隔绝了走廊和隔壁房间的全部声音。

列奥忽然转向田小丽：“你说话也真够不小心的。”

田小丽显得不高兴：“我怎么不小心了？我还嫌任土不会说话呢。”

“他那叫嘴笨，你这叫鲁莽，”列奥说，“你明明知道不该问外国人太多事情。还说任土因为领导发神经进不了地板公司。”

田小丽涨红了脸：“关你什么事？”

列奥笑了：“因为我瞧你挺好看的，不想你摊上事儿呗。交个朋友？”任土被他们这对话搞得愣住了，不知道是不是也该去隔壁屋喝酒。

田小丽注意到任土想溜，一把拽住他：“你敢动一下试试，我才不想跟外国人单独待在一起。谁知道你是不是图谋不轨？”

屋里的这个外国人一点都不生气，大笑：“你这么直截了当地歧视外国人，我倒觉得还挺好玩的。”

“不是！谁不知道你们特别穷呀，还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怕谁突然在路上给你蹦一枪。”田小丽的嘴越来越没边了。

任土赶紧把手搭在她肩上：“小丽姐，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

“你们就不用提心吊胆了？”列奥·刘眯起了眼睛。

“我怎么用提心吊胆？我跟地板说一声，它就能帮我把陌生人挡开。”田小丽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平常明明烦地板烦到骨子里，怎么突然就给它辩护起来了？“而且，我们这里什么都方便，你们的社会那叫原始，退步！”

列奥耸了耸肩：“好吧，看来跟你说这么多没用。”他突然又转向任土。“你也是，那么老实干嘛？”

任土觉得不理解：“你那么关注我俩干啥？”

“就觉得，你们王国人挺奇怪的。就好像吧，西瓜该长在沙地里，苹果该结在树上。你们的呢，全都从地板里蹦出来。不奇怪吗？”

这倒叫任土好奇了：“我只听说没有地板的时候，蔬菜水果都是这么长的。我没见过反正。”

列奥听他这么说，就从手机里翻出了照片，递给任土看：“我家后院的柠檬树。”

看到照片，任土瞪大了眼睛。王国有很多树，但从地板里长出的行道树都是为了城市景观，靠参数维持他们四季常青的样子。幸运的时候，能看见一两棵柠檬树；祖坟上冒了青烟，可以目睹一次柠檬树开花。

这还是任土第一次见树上长了果子。就连田小丽都暂时搁置了对列奥·刘的敌意，也盯着手机屏幕看。

可是……任土想起了小学生物书上说的，土壤带来的害虫和病菌。“可是土壤里种出来的东西容易生虫呀。”

“生虫很正常，也有让它不生虫的办法。有人打药，有人用别的。”

“但要是你们也安了地板，不就不用担心害虫了吗？”

列奥皱眉：“你们安了地板，蔬菜不也烂心吗？而且你们要人为合成维生素B12，添加到大米和面粉里。这不就是没有土壤的问题？”

“不就是添加维生素？除了这点事情，别的都很方便。”田小丽不愿服输。

列奥决定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对话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但好在，去隔壁喝酒的人马上就回到了房间里。尴尬的三人再也不用继续尴尬的沉默。

第二天，任土正要去售后搬被退回的榴莲时，陆大地叫住了他：“你认识什么牛逼人？”

“我什么时候认识了什么牛逼人？”任土一头雾水。

陆大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是一张调岗通知书，被通知的对象是任土。“公司最上面发的文件。你被调到繁殖基地的实验室里去了，明天开始生效。恭喜啊。唉，我还得继续搞售后。惨呐。”

任土想了想，觉得可能是昨天哪位老板帮了他吧。但是谁呢？这又是为了啥呢？

晚上，任土的梦不再是一个空房间。空房间的地板上有一颗榴莲。熟透了，屁股那儿裂了一道口子。

任土盯着榴莲，榴莲仿佛也在盯着他。这榴莲哪里来的？任土挠头心想。

结果榴莲开口说话了，嘴巴就是那道裂开的口子：“你忘了？我是你搬过的榴莲。”

反正是梦，榴莲爱说话就说话吧。任土说：“我搬过几百箱榴莲，怎么记得你是哪一位？”

榴莲没有眼睛，没有表情，只有一道口子当嘴。但不知为什么，任土觉得它其实是她，而且她很难过。

“我本来就很难过。你不记得我，我更难过了。”果然，榴莲告诉他。

“你为什么难过？”

“我没有家了。”

“你的家是哪里？”任土问。

榴莲说：“我本该来自土壤，长在树上的。树是我的家。”

“可是地板更好呀，”任土说，“温度是最合适你生长的温度，水分和营养永远都不缺少，你也不会生病，不会生虫。”

榴莲侧过身去，整个果子调了一个方向：“可是，就没有蝙蝠女士来拜访我了。他们是榴莲的好朋友，最喜欢拜访果花，帮花朵和花朵谈恋爱。我也希望我是两朵花恋爱的结晶。”

想到蝙蝠，任土皱起了鼻子：“蝙蝠会传播病菌。”

“可是蝙蝠也有存在的必要。你呢，你的家是哪里？”

任土愣了。他没有亲人，也没有家。

他醒了。

看了眼时间，差二十多分钟到起床的点。任土干脆起来了，洗了把脸准备去吃饭。但他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盒子从地板里冒了出来。盒子上黑体字加粗印着：工号665339，任土，繁殖基地工服。

底下一行小字：请到基地的更衣室再换。

打开盒子，里面是三套绿衣服，像极了医生的手术服。

函数躺在自己最喜欢的老板椅上，总觉得怎么挪动，后背都会被什么东西硌着。一边放着没怎么碰的咖啡杯，已经冷了。他在平板电脑上翻着报告，心情糟糕透顶。他的女秘书刚刚辞职，说什么觉得自己性骚扰她（想到这里，函数不禁冷哼一声：就她那姿色，有人摸她还不识抬举？）。这周新入职的秘书可惜是个男的，工作还不熟练，咖啡都泡得难喝。这让函数觉得很不顺心。

反正，函数已经给各方打过了电话，保证他的前女秘书别想在大公司找到工作。这些女的，真是拎不清。自己的身体更重要，还是前程更重要呢？

（不过，她的腿确实挺直的，像是处女的腿。）

函数忽然想起了那个高中生的那篇文章，那个……那个叫什么王……王子赫的。对，新时代中学的高三毕业生，写了篇关于处女的文章。这小伙子也真不当心，这样的大实话怎么能白纸黑字写到纸上呢？这不，就被地板记下来，叫艾娃抓住了？这样不小心的人，公司才不敢雇佣。

他忽然觉得艾娃过于上纲上线了，但自己当初提拔艾娃，不就是因为她能干又极守原则吗？

但还好，在自己摸艾娃的时候，她的原则就没有那么严格了。函数就喜欢这样的女人：能满足自己所有的幻象，也知道什么时候闭嘴。这种原则可以为了情况调整的人，最好用了。

有人敲了敲门，不等答复就推门进来了。函数不需要抬头去看是谁——唯一能随便进出总裁办公室的，只有艾娃。

“刚刚跟市长通完电话。蔬菜的供给现在还是大问题，生产基地也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刚刚跟其他几个省份的基地联络过了，他们那边没有出现过烂心。”艾娃说着，把几份文件放到函数面前，“我们会从其他城市调配蔬菜来王都，先保证王都供应正常。”

函数一只手托着下巴，另外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烦躁地在桌上敲着，像弹钢琴。艾娃一眼瞥见他的咖啡碰也没碰，在函数没说话的空挡里把杯子收了，去了隔壁茶水间。总裁听见她的高跟鞋声远了，听见咖啡机运作的声音，闻见了浓缩咖啡和奶的香味，听见咖啡杯和盘子碰撞的轻响。再等高跟鞋声近了时，艾娃已经端着那杯拿铁回到了房间，一字裙迈出的步伐格外窈窕。

啊，咖啡的坚果香和美女的体贴啊。函数这一刻想起，自己提拔艾娃还有一个原因：她的咖啡真好喝呀。

艾娃什么话也不说，知道老板在没有喝咖啡之前脾气是最臭的。函数一口气把拿铁喝光，长叹一口气，站起来正了正自己的牛仔外套：“走吧，去繁殖基地。”

函数从来都不喜欢去繁殖基地。他设计的地板总能将温度和湿度维持到人最舒适的程度，但到了基地，地板完全是为了蔬菜工作的。车间里总是热得要死，还要穿无菌服。后来，工程部门的一个经理为了方便老板视察，专门设计了一个只能函数使用的插件：每当总裁行走在又湿又热的繁殖基地里，地板会专门调节他附近的气温和湿度；就算工人们热得汗如雨下，函数都精神焕发，干爽得像刚从烘衣机里走出来一样。而且，这个插件还可以隔绝函数身上的细菌，让他不穿无菌服也可以在基地随便行走。

为什么只有老板一个人能用这个插件？官方的解释是，它比较耗能源，大规模普及不现实，当然要紧着大领导先用了。

繁殖基地的2号车间专门生产土豆。两千平方米的车间，地板铺了一层又一层，每一层上都结了一个个土豆。任土从上空的玻璃长廊往下看，像白色的地板长了麻子。一些区域的土豆刚长出来没多久，还没有小拇指关节大。两个区域的土豆可以收获了。

转岗第一天，任土的任务是给土豆采样。他花了半个小时在系统里把地板分隔成1m\*1m的区间，随机抽样。被抽中的土豆会自动滚进任土脚边一个袋子里。接下来，就全要靠任土手工作业了：他需要把五十公斤土豆切成薄片，一层一层染色，再放到光学显微镜下拍摄。王经理叫他把每个土豆都切一毫米，但任土又不是厨师学校毕业的，心想经理不如自己来做好了。

过了三个小时，任土终于完成了六公斤土豆的任务。王经理却差点掀了他的桌子，问他为什么干得这么慢。

“五十千克土豆，每道程序都很麻烦，又只有我一个人干。我不敢牺牲质量啊。”任土也不跟经理吵，就事论事说了。

“那你说吧，到底能不能干？”王经理把一个土豆摔在地上。

任土赶紧把它捡了起来：自己光洗这些土豆就花了老长时间呢，这人怎么说摔就摔呀？“能干，但是我需要更多时间。”他说着开始检查那颗土豆。还好还好，没有被摔坏。

眼前这新来的不重视自己，更重视土豆。王经理气得暴筋。正要破口大骂的时候，却见一个不穿无菌服的人走了过来。这是哪个傻逼忘记换衣服了？王经理刚想冲过去好好教训一下这人的时候，忽然发现来人是大老板函数。他的表情瞬间完成了从愤怒到震惊、震惊到惊恐、惊恐再到满面堆笑的变换，实现了540度转体的高难度动作。

任土认出了函数，朝他点了点头：“函总。”然后转身继续去切自己的土豆。

函数早就习惯了工程部门的人木讷不爱说话，一个个社恐到几乎只敢跟计算机交流。他皱眉，倒也不是觉得任土失礼，只是对这人印象太深刻。他回头问艾娃：“你不是把这个……这个人，叫什么土的，分配到生鲜售后了吗？”

艾娃耸了耸肩：“第一周临时放到售后，他们人手不够，但听说不太会打电话。现在繁殖基地的事情多，任土的专业技能比较强，我就把他转到这里来了。还有很多人跟他一起转过来。”

任土边切土豆边竖着耳朵听，这才发现是艾娃帮他转的岗。他觉得生气，觉得这人把自己当皮球踢来踢去。但毕竟终于离开了售后部门，任土怕又被调回去，就一声不吭了。

盆子里堆满了洗干净的土豆。任土蹲下，手指尖刚碰到其中一颗，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我不高兴。”

这吓得任土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

自己切土豆切到出现幻听了？任土盯着那颗还没被拿起来的土豆看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觉得自己肯定是累着了。王经理、艾娃和函数也正忙着说话，没注意到他像个傻子一样盯着土豆看。

任土重新拿起那颗土豆、放到案板上，正要切的时候，他又听见：“我不高兴。”

刀子滑了一下，差点切到手。王经理看见了，在任土身后骂了一声：“小心点！笨手笨脚的。”

任土四周看了看，似乎并没有别的人听见土豆说话。难道他疯了？任土只好硬着头皮切那颗土豆。他忽然担心土豆会在下刀的时候尖叫，但好在并没有。

下一颗土豆，任土刚把它拿起来，听见另一个声音在他脑袋里说：“我也不高兴。”

再下一颗土豆：“我也不高兴。”

接着再下一颗土豆……

凌晨两点半的时候，任土终于把土豆切完了。他感觉一方面自己的精神被这些声音弄得要崩溃，另一方面神经紧张到像处理了一整天生化武器。他再也不想看到土豆了。

回到宿舍里，任土一推门就听见黑灯瞎火的房间里，微波炉在转。“R2D2，开灯。”他疲惫地呼叫。

灯亮了。

任土这才看见微波炉上贴了张纸条，是打印的：

任土累了一天辛苦了！现在土豆短缺，任土很多天没有吃过土豆了吧？小白特意帮你准备了土豆炖牛肉，请继续加油哦！ ——小白同学

微波炉继续转着。任土盯着它和里面的土豆牛肉盖饭，心想，土豆煮熟了应该不会再对自己说话了吧？

土豆牛肉确实没有对任土说话，但那天晚上，任土不可避免地梦见了一屋子土豆。小白站在地板中间，笑着对任土说：“任土同学，这些是地板奖励给你的土豆！请尽快切开食用哦！”

而跟面对土豆思考人生的任土相比，另一栋宿舍楼里，木鱼最近也不太好。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桃花心木厅，木鱼面前一杯喝了大半的威士忌，冰块快化完了。门被服务员推开了，进来的是李卫强。“等了你好久。”木鱼说着叫调酒师再拿一个杯子。砖头似的冰四个角当啷一声掉进杯子里，琥珀色的酒液瀑布一样流了下去。

李卫强最近实在不顺心，他也需要喝酒。隔壁省份也出现蔬菜烂心，按照这个架势，估计那边人吃饭也要成问题……这么一来二去，王宫里闹得不可开交。他这个总管被夹在几方人马之间，枪林弹雨之间，总是免不了中枪。

这要是因为几个破土豆摊上事儿，自己真的要成冤大头了。

“你忙，我也忙。”李卫强抖了抖外套坐下，颇有种宫廷的腔调。木鱼没搭腔，径直把杯子里剩下的酒喝了，又叫调酒师再来一杯。李卫强皱了皱眉：“这是遇着什么事了？失恋了？”

“屁，我哪里有女朋友。”木鱼说，“工作的事。艹，王八蛋team leader。”

要叫木鱼老实说，其实自己的组长一点错没有。交给木鱼一个数据的工作，结果他连B-tree都搞错了，导致后续其他组员根本没法工作，最后整个团队拖了大组的进度。大组长被老板骂了个狗血淋头，木鱼的组长被大组长骂了个狗血淋头，最后木鱼也被组长当着所有人面骂了，实现入组两周就被边缘化的壮举。

“新人进来谁不犯点错？也不教我，直接就什么都不让我干了。”木鱼解释道。

李卫强好奇他到底犯了什么错。但这个情况下问出来的总是半真半，他就没说话。

木鱼见对方不说话，又赶紧说：“我也跟老板提过一个新项目的想法，但是他叫我先找team leader商量。见了鬼了真的。”

“那天不是带你见了那么多老板吗？你跟他们聊过没？”李卫强问。

木鱼“哼”了一声：“田小丽非要带任土来，结果人家都和任土说话去了。谁理我？一打游戏的小工程师。”

李卫强觉得好笑。“那人家木鱼也只是个种地的高中毕业生啊。”但看木鱼气鼓鼓的，他打算缓和一下气氛，“你什么项目啊？”

“全息影视。”木鱼眯起了眼睛，颇神秘地说。

李卫强一听就摇了摇手：“好几个公司都在搞。”

“如果地板能全息投影呢？实现真正的身临其境？”木鱼说，两根手指在桌面上来回敲动，像是全息投影的小人，“电影、电视剧，还有游戏。你想想，行走在剧情当中。野外历险、星际漂流，还能真正体验二次元。VR就是个笑话。”

这倒是有点意思。李卫强想了想，目前他听说过的全息影视项目，都在各种关键技术节点遇到了阻碍。“你能搞得了这种技术吗？”李卫强皱眉。

“这要是让我带了团队，不就能找能人来搞了嘛。”木鱼笑嘻嘻地说，“你能帮我找找关系，让我升两级？”

李卫强早就该预料到木鱼是为了这个来找他的。他叹了口气：“老弟，你要不还是按照职场的惯例，先干两年再说？”他想不明白，像木鱼这样没什么业务能力的人也敢眼高手低，想搭上顺风车、职场上就能火箭一样风生水起了？他跟木鱼做了五年的网友打游戏，后来现实里见面后又做了三年的朋友，深知这人几斤几两。这木鱼要是在市场部门、销售部门，李卫强可能还能想点办法。可工程部门？除非李卫强手指一点，木鱼就能摇身一变程序大拿，不然李卫强就要在自己手下面前丢人现眼。

“老哥，找游戏主播给癌症基金会募捐的事儿可是我帮你攒起来的啊。这点小忙你得帮我呀。”木鱼有些着急，“任土不知道哪里来的门路，就从售后调走了。”

一听“癌症基金会”，李卫强严厉地横了木鱼一眼，叫他赶紧闭上嘴巴。他又朝调酒师使了个眼色。那人耳聪目明，放下手头的东西，就离开了桃花心木包间。

木鱼意识到自己大嘴巴，没再敢作声。一边李卫强喝了一口酒，又放下杯子：“我可是给你引荐过行业里的人的啊。”

“不也不管用吗？而且介绍给我几个人不是你举手之劳的事？”木鱼急了，“当时你们把癌症基金会的钱给贪了，要不是我叫一帮人帮你募捐，这事儿还不被人抖搂出去？”

李卫强摔了杯子。冰块、酒液、碎玻璃溅了一地。

木鱼惊得大气也不敢出，但心里另一个念头又想：李卫强凭什么砸杯子？谁不知道他靠爸爸、爸爸靠爷爷，爷爷给当时的国王打仗，这让李卫强做了王宫的对外关系总管？他贪了钱，这还怪木鱼了？但是……但是他还不至于跟李卫强翻脸，毕竟还要托人办事。

李卫强还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高中毕业生指着鼻子骂（虽然他自己连高中都没怎么上过，后来又水了一张大学文凭吧）。一条狗而已，还把自己当起主人，对着李卫强耀武扬威起来，好像他必须满足木鱼的要求一样？

这时候，地板悄悄地运转了起来。酒液被吸收进了地毯里，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酒杯和碎玻璃被窸窸窣窣地分解成小颗粒，慢慢消失了。李卫强盯着碎酒杯消失的地方，忽然又有了主意。

他需要木鱼，需要有个不重要的人在地板公司里。

李卫强的面目狰狞忽然调转了过来：倒扣的碗一样的嘴掉了个个，嘴角往上扬；褶皱从眉心往上一走，变成了笑着的抬头纹，就连眉梢的弧度都温和了。整个人笑盈盈的，就好像那酒杯一样，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咳，你看我，连个杯子都拿不住。”李卫强说着就去拍木鱼的后背，大笑起来。木鱼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还吓得抖了一下，不过打量了一眼李卫强这样子，也跟着笑——虽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

李卫强继续说：“这样，咱们兄弟，你哥我肯定会帮你。但等你有了权限了，得帮哥哥干件事啊。”

木鱼不知道李卫强会怎么帮他，但管什么全息影视的项目，他只要能当上领导就行。这世上有许多事木鱼可以做，但趋于人下、什么都被管着是他绝对不愿意的。“行啊，行啊，”他赶紧答道，“到时候你告诉我。”

第四章：>>> if (potatoes == null){}

田小丽刚到研究所的时候，还经常和同组的师兄一起吃晚饭。他们实验室里有一个燃气炉，大师兄每天都会带食材，下班后其他师兄就帮着把饭做了。田小丽最开始还嫌弃同组的都是男的，后来看他们如此贴心，还以为自己走了大运。

几天后，田小丽发现他们盐巴用的操作台广口瓶里的氯化钠，切姜片用的切小白鼠的刀，红烧兔肉用的癌症实验的兔子。田小丽一度精神崩溃，恶心得几天吃不下饭。她还请了一天假，跑去医院检查身体，好在什么事都没有。

不过她再也不在实验室吃饭了。师兄们也不介意，老板也知道（似乎他做穷学生的时候也这么省菜钱），所以一切照旧。她每想到下班后实验室里弥散的饭菜香气，就会自动联想到满锅清炖癌细胞。

这几天，地板生产的烂心蔬菜扩散到了其他的省份。尽管函数向王宫保证，新时代公司自己就可以找到原因和解决办法。但王宫的官员们已经向各个研究院发出了任务，要求月底前找到原因。田小丽的老板就接到了任务，手下的五个实验团队这几天全在研究土豆。

下班了。田小丽摘了护目镜，脱了白大褂，收好了手套正要出门的时候，就看见大师兄从装实验品的冰箱里拿出三四个土豆。“你们不会要吃这些土豆吧……”田小丽砸了咂嘴，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

烂心土豆出现三个月后，新时代生鲜已经开始正儿八经地卖这些烂心土豆了。最开始在买菜的手机程序里，烂心土豆被标注“残次土豆”，极少量还完好的土豆还叫做“土豆”，价格是“残次土豆”的五倍。后来，也不知道是公司里哪个天才想出的主意，烂心土豆改名叫“土豆”，正常土豆叫“优质土豆”——就好像烂心是最正常不过的，心还完好的反而成了特殊产物。

同样的逻辑延伸到“优质白菜”等生鲜产品上。里面虽然长毛了，没事！就像土豆芽一样，挖掉就好了！像烂菜叶子一样，扒掉就好了！都是粮食，不要浪费！

大师兄名叫王省，对她龇牙笑了，露出两排牙箍：“咱们实验不也没发现有什么毒吗，就是里面长了点毛。挖掉就好了！”

二师兄端了不知道今天做过什么实验的耐热容器，放到燃气炉上：“每天给我们送来这么多土豆，不做实验只能丢掉。浪费，不如做成红烧土豆！”

“我以为今天要吃地三鲜的。”三师兄说。“放通风橱里炸，一点油烟没有。”

“油这么贵，你去买？”四师兄翻了个白眼。

“你们别吃出毛病了啊，为了省这么点菜钱。”田小丽无奈地叹气，离开了实验室，心想这帮人都什么毛病。对她来说，花多几块钱买优质土豆并不是问题（虽然花的是她妈的钱），在网上蹲点抢菜也不是难事（毕竟她写了个代码让程序帮自己抢菜，每天总是能抢到一点）。

田小丽回到家，田志英正在厨房里。听见女儿回家，她探头出来：“快来，帮我弄西红柿。”

“西红柿还要我帮你？”田小丽撇了撇嘴，扔下包还是去了厨房帮忙。只见灶台上番茄堆得成山高，一不留神还会有一个滚下来。田志英一只手麻利剪着西红柿蒂，另一只手看都不看就能从空中接住那些不时往下滚的果实，不知道什么时候练的武功。地上还堆了四五个箱子，也装满了西红柿。厨房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啊？！”田小丽目瞪口呆。

“学校几个老师跟我呀，跑去他们生鲜发货的仓库了，就得要从源头把这些好的菜都抢下来呢。”田志英颇得意地说，一边的灶上烧着满满一锅水，里面有五六个玻璃罐子，“昨天上架没五分钟，优质菜全被抢完了。我就跟几个老师合计，给之前几个学生打了电话，都在新时代生鲜上班的那些。”

田小丽皱起了鼻子：“任土告诉你去那边抢菜的？”

“任土估计忙晕了，三天都没回信息了。我是给那些好多年前毕业，已经做了领导的学生打的电话。他们说呀，现在优质菜都要紧着王宫和各地方的首脑供应，和那些关系户，还有新时代公司的食堂。所以，我们社会上的人正常订菜是基本买不到的。要想吃优质菜呢，就早上四点之前去他们的发货仓库。”田志英说着打开了冰箱门，给女儿展示今天的战果。抽屉里塞满了绿叶菜，保鲜期较长的茄子、土豆、苹果等蔬果挤在外层，等候田小丽的检阅。

从前，开过罐的酱料占满了大半个冰箱。一罐田小丽上高中时买的家庭装辣椒酱被埋没了三四年，田志英一直都舍不得丢掉。但现在他们被取缔了，被牺牲小我了，失落地躺在阳台的角落里，大概过几天就会长毛。

田志英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冰箱：“我那几个学生，专门给我留了一批西红柿。这不，全给我们送回来了？还有三四颗大白菜和圆白菜，做泡菜吃。”

锅里的水开了好一会儿，愤怒地咕嘟着大泡泡。挤在锅里的玻璃罐被沸腾的滚水撞到一起，叮叮当当，不时还扑出几滴开水溅到灶台上，“哗啦”一声蒸发了。看玻璃罐烫得差不多了，田志英徒手把它们从热水里捞了出来：这是她颇为自豪的特技之一，也是田小丽最不能理解的一个——为什么放着夹子不用，非要把自己的手烫一下呢？

“来，帮忙。”田志英指着那锅烫罐子的开水，对田小丽说，“我烫西红柿，你来剥皮。”

“这是要做西红柿罐头？”田小丽只在电视上见过蔬菜罐头，还都是外国电影里。大家都说，外国老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连蔬菜都吃不到新鲜的，只能吃罐头。但田小丽觉得那些八成是谎话。

田志英眉毛一挑。她头发染得极黑，稀疏的眉毛却用了红棕色的眉笔。挑起眉来皮肤被拉长，涂上去的棕色变成一道道红点点。“你没吃过罐头吧？你们年轻人没受过苦，哪像我们小时候——”

田小丽在她妈念念叨叨、转身看锅的时候翻了个白眼。她就不明白了，自己简单一句话怎么就换来她妈一阵贬低人的唠叨。

爸妈刚离婚的时候，田小丽看妈妈做饭辛苦，到厨房里帮忙。当时田志英正在切肉，田小丽问：“这是猪肉还是牛肉啊？”

田志英却回答：“喝！你们小孩生活经验这么少啊？连猪肉牛肉都分不清？一看你就不做饭，哪像我们小时候——”

田小丽再也没进过厨房。同样的事情发生得多了，她也不再和田志英说话了。

想着小时候的事情，田小丽剥西红柿皮的手一滑，指甲抠进了松散的果肉里。她感觉自己的心脏停跳了一下，眼睛慌忙往母亲的方向翻了一下，生怕被发现自己犯的错。但再下一秒，田小丽就开始生自己的气：她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她妈？怂成这个德行？

“这么多西红柿罐头，吃到新年够了吧？”田小丽本来想说的是“这么多西红柿罐头能吃到新年了吧”。但这话容易产生歧义，会让田志英误会成“你干嘛买这么多西红柿，是不是有病”，从而导致母女矛盾在厨房点燃。跟自己的亲妈住了这么多年，田小丽知道什么时候去气死她妈，什么时候躲远一点（比如菜刀就在田志英手边的时候）。

“不够，吃得差不多了，我们再想办法。”田志英对女儿笑了一下，忽然叫她受宠若惊，“我今天去基地的时候，到处都堆满了西红柿。不知道是哪里产的。”

“外国进口的，上周我们实验室才做了检测。”田小丽说，“咱们国家从国外买了好多蔬菜，最近国产的烂心太多。”

却不料这话竟然田志英手一滑，一大锅开水差点全部泼在自己身上。“外国的？”她好像受到了极大的震惊和刺激，像在滚水里翻腾的玻璃罐一样忍不住颤抖，“我那些学生，他们，他们怎么能卖给我外国的东西？”

田小丽不解：“外国的就外国的了，外国的西红柿不还是西红柿？我跟你讲，今天这些优质菜估计一半都是进口的。冰箱里那土豆麻点多水大，还软软的，就不是咱们国家的品种。这种红红的、巴掌大的鸡尾酒番茄，百分之九十都是进口的。”

田志英忍不住尖叫起来：“可是电视上都说，外国人用尸体给菜施肥啊！农药……农药天天往上喷，土里长的东西，有细菌！有病毒！有害虫！他们——他们还用机器收获！”

“咱们不是也用机器收获吗。”田小丽说。“地板不是机器？你可少听电视上逼逼赖赖的——”

“怎么说话呢？”田志英的惊恐瞄准了田小丽，“你读了点书就觉得自己不得了了是吧？连地板的话都敢随便讲了？”

田小丽把手里的西红柿皮摔在地上，西红柿肉丢到盆子里，炸毛时也不忘节约粮食：“地板是神仙还是上帝啊？凭什么不能说它了？”

“你闭嘴！”田志英一拍案台，几个西红柿滚了下去。她那样子终于让田小丽明白了什么叫怒目圆睁。“你生活在地板上，吃的靠地板，人身安全靠地板，交通出行也靠地板，就连以后你的工作也得靠地板！”田小丽刚要开口，田志英就知道她又要说不做工程师了，“现在就是这点蔬菜的问题，你觉得王宫不会解决？地板公司不会解决？有了一点毛病就要给外国人创造机会，蔬菜都要靠外国进口了，你觉得慢慢不会酿成大祸？！”

田小丽感觉自己格外无力：“妈，这就是几个烂土豆和西红柿——”

“烂土豆也关乎国策！”田志英吼叫道，“知不知道什么叫顾全大局？这次我就不吃这些西红柿了！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说着，田志英甩下一厨房西红柿，走了。

田小丽愣在了原地，一时间想要扇自己耳光。她感觉自己憋得喘不过气来，深吸几口气后终于平静了下来，想打自己的感觉也慢慢没有了。她渐渐只觉得好笑，卷起袖子，自己开始做罐头。她妈不吃这些西红柿，行啊，总是有人需要食物的。

第二天，田小丽拎着两大筐西红柿罐头，放在了马无极家门口。里面留了张字条：别问我为什么有这么多西红柿，问我妈去。田小丽。

但那天回到家，田小丽发现田志英还是把进口土豆和牛肉一起烧了。

“西红柿罐头呢？”田志英问。

田小丽没理她。

“我问你西红柿罐头呢？！”

田小丽吼叫了回去：“全给我爸了！”

田志英一巴掌甩到她脸上。

那天晚上，田小丽收拾好了行李，搬去了同学家里。她把田志英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周末，木鱼在市中心请田小丽喝酒。外国人结婚前要“告别单身派对”，木鱼说这是“告别啃老派对”。田小丽不喜欢这个名字，但也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

木鱼不是一个人来的。坐在他边上的人，田小丽不仅认识，还很讨厌。

“你来这儿干嘛？”田小丽怒目而视

列奥·刘耸了耸肩：“我陪木鱼来陪你喝酒啊。”

田小丽决定不理他。包往旁边一甩，一屁股坐到木鱼边上。

“喝点什么？”吧台后，调酒师问。

“有什么烈的？”田小丽问。

“描述一下你的情绪吧，我给你一杯特调。”调酒师说。

田小丽心里翻涌起西红柿以及西红柿之前很多年跟她妈的冲突，还有她妈和她爸的不和。她感受到了自己的愤怒，自己的不甘，自己的委屈，自己的后悔，以及又一波对所有人的愤怒。

但是她不能说。“我没法在这人面前说。”田小丽指了指列奥，对调酒师说。她没那么傻，对别人透露自己的脆弱又有什么用呢？何况她真心讨厌列奥·刘。

调酒师没多问什么，给了她一杯长岛冰茶。田小丽盯着玻璃杯里琥珀色的液体，心想这样的境外舶来品，不知道会引起她妈和像她妈那样的人多大的反应。

周末人挤人，服务员忙得晕头转向，好久没有再来到田小丽那桌。木鱼起身要去找服务员点餐：“你们要吃啥？”

“帮我要份鹰嘴豆泥跟皮塔饼。”田小丽马上说。

“那是啥？”木鱼问。

田小丽说：“等上菜你就知道了。这家做得最好，你也尝尝。”

木鱼转向列奥·刘：“你呢？”

田小丽踢了木鱼一脚：“他有手有脚，叫他自己点去。”

木鱼觉得好笑：“你不也有手有脚吗？”

“我是今夜的主角，”田小丽伸开双臂，像老电影里的女星一样摇曳着，“去，帮我点餐去。”

木鱼叹了口气，又转向列奥。“你看有什么好的，帮我要一份就好。”列奥说。

“你脾气那么大，不怕遇上麻烦？”等木鱼走了，田小丽的外国友人说。

“你是我爸爸吗？关你屁事。”田小丽说。

“以我对王国男人的看法，你老板应该很烦你。”

田小丽眉毛一挑：“你一个人的说法就可以涵盖所有王国男人了？”她天天跟闺蜜骂王国男人艹蛋，但在一致对外的阵线上，说王国男人坏话的权力只属于王国的女人。“你就不觉得你个外国人跑到我们家，还对我们指指点点。合适吗？”

“言论自由。”列奥说。

“你言论那么自由，不怕遇上麻烦？”田小丽说。

“你们言论不自由，不代表我们言论就不能自由。”

田小丽气得瞪眼睛，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她抓起提包想走，但又想起这是木鱼攒的局，不打招呼就走有些过分了。她深吸一口气，决心再不理列奥·刘。

“怎么，不说话了？”列奥·刘说，不知道是觉得好笑还是在挑衅。

田小丽不理他。

“地板那些事儿，你难道不知道？”

田小丽不理他。

“我知道很多。你想知道吗？”

田小丽很想知道，但是她还是不理他。她端起自己的长岛冰茶，抿了一口。

“地板会把人吃掉。”田小丽吞咽的时候，列奥·刘说。

田小丽呛住了，咳嗽止不住。好不容易喘上了气，她边咳边说：“你可别瞎他妈说话。”

列奥·刘像标准的外国人那样耸了耸肩：“我拿这种众所周知的事瞎说干嘛？只是你们王国的人不知道罢了。”

“那我怎么不知道有谁被吃掉了？”田小丽说，眉毛挑得老高，“我不也活得好好的？我身边的人不也活得好好的？”

列奥哼了一声，笑了：“别急，马上就要开始了。”

“什么意思？”田小丽说。这种哑谜让她有些生气，好像在咒她一样。

“要是看见了，千万别说话，千万别让他们知道你知道。躲得远远的。”列奥·刘喝了一口他的酒，抬眼看见木鱼拿着号码牌回来了，“点了什么菜？”

“咳，什么菜里都要加点土豆泥，都没法点。剩下那些，我点了个串儿，还有鹰嘴豆泥。”木鱼把田小丽的号码放在她面前，“行了吧，大小姐？”

田小丽还愣愣地盯着列奥·刘。见她没反应，木鱼在她眼前晃了晃号码牌。田小丽这才回过神。“哟，咋啦？”木鱼问。

“没事。”田小丽说，喝了一大口冰茶。